白軒先生年譜

白軒先生集附録

年譜凡例

一公捐館已久而狀譜文字尚今闕焉盖平日家乘只存官歷大略及事關緊重者而其他言行更無可徵故正郎公嘗就考先議政公暨孝敏公日録參以耳目覩記草定家狀而大拜以後事尤無以考据銀臺日記亦難一一借考徐欲廣加搜摭務歸詳盡竟未卒業今竊懼逾久而逾就闇曶謹据狀草又得庚寅以後時政記所録旁採諸家文集及先輩長老之語編成年譜附諸遺集而闕漏旣

多詳略不同故謹識其一二于卷首
一家庭纂集之文恐不足考信於來世乃就平昔親
炙諸公與當世藝苑君子多所訂正使得有徵焉
一譜例皆以世系子孫爲圖於卷首因見姓名字號
而今以活字印出不可作圖謹列書諱字號及先
系於前（取朱子大全行狀例）錄子孫於下端而子女所出各
具一條以便考覽（取仙源行狀例）
一諸家年譜事實則多以小字爲文而今芸閣鐵字
小者絕少故年條及事實並用大字惟其間附見
之說乃用小字如註脚之文

一事蹟行誼惟以文字可憑及家中聞見者入錄若得之傳說未有明據者不敢輒錄

一疏劄已見集中者只擧大意（關係所重則雖見集中亦復盡載如庚寅告訣己酉待罪等疏）未見者撮其肯綮筵對說話則視疏劄稍加詳焉而如敬天勤學賑饑輕徭寬刑審寃納諫尚儉招賢敦教等說隨皆擧錄不嫌重複欲示一生眷眷者在此

一掌試禱雨等條係是不必盡錄者而得人之盛格天之誠尤爲世人所欽服故特詳焉

一凡係恩賜無大小皆錄而只錄明據者故間多

闕遺　恩例應及而不見者亦多如所甬後賞典之類

一傳諭近侍之名宜詳録而不傳者多只記所存

一事關　朝家則雖鉅公大人皆名之家諱亦皆謹
書以重纂言之體

一立朝事蹟逐年略具而至其日用云爲無可表見
故謹以平生言行若干條摠録於卷末取退溪年譜例

一行誼中事親一節世尤稱卓異而事在少日實蹟
無徵今只以中年以後事家庭所傳者略載

一年譜無並録夫人之例而今所纂録主於詳備故
謹以夫人世系生卒附見於後仍及一二閨範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一

年譜上

公諱景奭字尚輔號雙磎晩號白軒我
定宗恭靖大王第十子德泉君謚積德公諱厚生六
代孫
五代祖諱孝伯承憲大夫新宗君登武科官至兵
曹叅判謚恭簡
高祖諱貴丁正義大夫莞城君
曾祖諱繼壽正義大夫行咸豐都正　贈咸豐君
祖諱秀光忠義衛敦勇校尉　贈崇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始離宗籍稱完山李氏考諱惟侃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妣開城高氏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大護軍諱漢良之女靖國功臣開城君諱守謙之曾孫

大明神宗顯皇帝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我　宣祖昭敬大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丙戌亥時公生于議政公堤川縣任所

二十四年丙申公年二歲

二十五年丁酉公年三歲

二十六年戊戌公年四歲

二十七年己亥公年五歲○隨還京第

二十八年庚子公年六歲○夏議政公拜平壤判官
公隨往任所○冬經痘疫

二十九年辛丑公年七歲○隨還京第

三十年壬寅公年八歲

三十一年癸卯公年九歲○時未就傅雖遊戲之際
常竊自憂是春始受書卽不煩程督晨必起映窻
誦讀業日進○時亂餘饑饉家又甚貧公嘗朝出

受課忍飢晏歸到門外見母夫人方對一盂和菜飯公恐見已分與遂留待餐訖而入誠孝之見於事者已如此○秋隨議政公往山陰縣任所

三十二年甲辰公年十歲

三十三年乙巳公年十一歲○隨議政公還京第

三十四年丙午公年十二歲○公氣度端重擧止異凡時過街路或有來問而識之者嘗袖所製程賦往質于族人名宰見而大器之爲之設席而坐市酒爲禮盖甚敬重也

三十五年丁未公年十三歲○議政公拜開城都事

公隨之時淸陰金公適莅同府一見公奇之令賦伯夷叔齊優劣論公卽席製進金公大加歎賞以爲他日成就非吾輩所及數以小札抵議政公曰願見愛克氏盖公之小字而加以氏者重之也

三十六年戊申公年十四歲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公年十五歲○秋隨議政公還京第時游庠序輒得高選

三十八年庚戌公年十六歲○正月十日行冠禮○是月十一日委禽于全州柳氏觀察使 贈領議政諱穡之第二女柳公擇壻必求異日宰相時有任國子長者得公課試所製袖

示力勸柳公亦雅聞公名遂以女歸之云○冬生男夭
三十九年辛亥公年十七歲
四十年壬子公年十八歲○柳觀察公爲宣川府使
伯氏石門公諱景稷奉使留灣上公往省仍遊關西
四十一年癸丑公年十九歲○正月男哲英生○三
月中監試初試兩場五月進士二等第二名入格
懷夢草時公詞藝已成前輩大手靡不推伏出澤堂李
賦三上
公疏語
四十二年甲寅公年二十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年二十一歲

四十四年丙辰公年二十二歲○遊天磨聖居等諸山有詩數十篇柳夢寅逐篇批評有公然盛唐深得妙處太逼盛唐忠義滿腹等語○嘗與儕友分韻賦詩得端字曰笑看終南高揷漢從今失却舊憂端隣有老詞伯(或云象村)見之大加稱賞曰異日當作大宰相福祿無比云

四十五年丁巳公年二十三歲○秋增廣別試初試高等入格

四十六年戊午公年二十四歲○春廢論大起凡名在試榜者皆脅之上疏而公不叅被削籍之罰○

仲氏縣令公病于金溝任所公往以奉歸○哭仲
氏○秋被罰諸生引崔簡易故事皆赴會闈間有
不肯者爾瞻之徒大言怵之而公稟于家庭决意
不赴○公華問曰大拚軼儕流人皆期朝暮釋褐
而昏時科第率多循私故屢遭擯抜一松沈相公
嘗題其落幅曰公道難行玉陛中文章如許亦成
空未知十八新恩士才命今年盡得通月沙李相
公亦嘗見公課試之文謂白洲曰汝雖已决科不
及此遠矣公自是歲無意進取親意以世禍爲憂
則時或黽勉赴試或不製而出或篇成棄而不呈

(入或取用至有登芽者而公未嘗一出於口)

四十七年己未公年二十五歲

四十八年庚申公年二十六歲○秋省季妹崔氏(正郎徽之)婦於南原歷省柳觀察公於湖營仍遊方丈山(自號雙磎蓋愛雙磎洞之勝而取之也)謁沙溪金先生於連山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公年二十七歲○春柳觀察公卒于任所公往哭之仍以喪歸

二年壬戌公年二十八歲○秋定居于皇華坊貞陵洞(後改聚賢洞)新第(即外姑俞夫人爲之營建者而初欲宏大之公力辭俞夫人曰此爲進士之居誠已寬矣爲相公宅則必患隘陋他日當思吾言)

三年癸亥仁祖大王元年公年二十九歲○生男夭○
五月二日 上謁文廟取士公登丙科第五名愼終于始箴三下○東岳李公嘗見公所爲詞賦大加歎賞
招澤堂李公示之曰此他日秉文手也是日東岳
適赴江都之任辭陛而出爲之宿留就議政公所
待之曰今日吾必見某之登第抵夕公果榮歸李
公跣下堂攜手曰吾固待之果然○補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未及供仕薦拜檢閱冬遷奉教
四年甲子公年三十歲○正月移注書○賊适叛二
月八日 大駕出城百官奔竄陪從者只公與承

旨韓孝仲及內官二人而已到漢江夜黑如漆江
上無船石門公以全羅兵使結陣岸上覓得一船
以迎 駕避亂人坌雜爭渡石門公手劍揮斥公
始與承旨內官奉扈登船內侍所持短燭燒盡舟
中暗黑但望見京城火焰漲天 上終夜坐繩床
天明始築沙爲壇奉御于岸上公兄弟逹朝侍傍
不知父母所往而不敢爲尋覲計到果川幸與相
逢及抵水原議政公老病轉甚不能仍扈公進所
帶乘卒護送他處議政公勉以忠孝而相分公旣
舍所騎徒步或借乘隨 駕達于公州賊平扈還

○轉待教屢遞屢拜由奉教陞典籍用 扈從勞也○由監察拜正言兼春秋館記事官八月呈遞○錄玉堂由禮曹佐郎拜副修撰○冬奉 命試士于平壤府

五年乙丑公年三十一歲○春由禮曹爲正言啓請臺諫之詣闕論啓者若値開筵則直入論啓 從之兩司入侍筵中始此○僚員闕直見罷引避遞○由兵曹佐郎拜正言遞付司果○夏以京試官往嶺南左道時以南中場屋作亂至於罷場故有擇送之命也事竣以正言復命○六月由兵曹爲獻納以

試射無分引避遞爲校理○八月以後獻納直講
修撰校理遞拜相仍
六年丙寅公年三十二歲○春由校理爲獻納由直
講爲副校理與同僚論日食日 親祭魂宮之非
又言 啓運宮不宜稱園兩司以爭稱園事連遭
嚴批又請禮遇臺諫前後劄啓皆出公手○秋遷
吏曹佐郎○被選湖堂大學士金公瑬主選○登重試第一
人擬漢蕭何謝自追韓信箋并引上之下○故事當陞品而銓曹堂上重公不許遷轉○冬
被選知製教遞拜副修撰又拜吏郎○生男夭
七年丁卯公年三十三歲○正月湖堂 宣醞應製

居首　賜虎皮○金兵之入體察使玉城張公辟
公從事隨以西出旋以運餉事入東峽移檄一道
激以忠義奮勵應募者相繼得穀頗多關東士子誦其檄文
久而不衰云○三月體相疾甚公詣　行在陳其病狀
遂許遞公仍納從事印信○當出師之初體府無
手下軍卒大雨且淫羣議欲姑留公曰時議不能
逢度事勢必以出師三日不渡臨津爲罪不如且
前進翌日臺議果發體相投示郎報曰果如公言
料事何其神也玉城嘗從容論幕僚至公稱之曰
德量寬厚必是遠大之器豈天爲國家生此柱石

耶○四月兩司以徑走不戰論體相公陳疏請同被罪罰呈遞見職卽拜修撰○秋呈遞拜直講○有一名官懷躁進計陰嗾鄉人金垣誣一時名流目爲五奸昇平金相爲之首公亦與焉　上覺其詐命政院試垣以文果不通曉疏語遂下有司得其指嗾者並垣而竄之公不自安呈旬館中屛居鄉庄九月復拜吏郞公上疏見集中辭職略曰臣學識不逮悔尤日積庶幾自今得以自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讀未讀之書納身於寡過之地則圖報恩私早晚有日矣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務循公

道則人言自消爾其勿辭加勉○冬仁居獄起爲問事郎獄畢錄昭武從勳一等○移修撰復爲吏郎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公年三十四歲○春孝立獄起爲問事郎公前後叅鞫達夜按治文書旁午而左酬右應無一錯漏見者嘖嘖○陞正郎兼漢學教授校書校理○公累處銓郎如遇注擬不愜者輒停筆固爭長席多屈意從之昇平金公爲銓長兼摠體府軍國多事本曹諸務特屬之公旣措畫以進亟稱其善而奏之其見重如此○鞫獄

畢加通政階付護軍録寧社從勳一等○秋拜同
副承旨轉至左副
二年己巳公年三十五歲○是年議政公爲大臺石
門公方爲禮曹叅判公在銀臺以歲首聯名陳疏
命加壽爵肅謝之日公兄弟陪護詣闕金玉交映
觀者榮之○春金差來有怒於舌官 上命拿推
旋因其請將釋之公言待夷狄之道自有濶狹不
可使操縱在渠以開後弊 從之○朴仲男卽鍾
城土丁之投虜者也至是乃稱差胡而來 朝廷
將賜坐於殿中公以禮房再啓爭之其賜茶亦請

後於正胡仲男頗折焉○三月文臣庭試居第二
北登單于臺二十韻排律三上賜馬夏病甚呈遞命賜内藥
○改選書堂特命公以堂上仍帶互正後始有此規而丙寅
則李公植李公明漢今則惟公一人○九月以承旨乞養爲楊州牧
使慶擬吏議副學大成
三年【庚午】公年三十六歲○七月以親病辭罷楊民
立石頌其清德蒞任十朔一以均賦恤民爲務及
還行李蕭然有弊席適爲僕隷所取來公覺之大
驚即還之後公有白馬之行楊人聚米累十石贖之盖遺愛久而未泯也公以選一大錢
之意只受數斛仍告其父老以爲義倉穀○冬書堂頒柑置散而特

命賜給異數也○生女歸觀察使趙遠期

四年辛未公年三十七歲○三月叙付軍銜○時

集慶殿江陵影幀火　上率百官擧哀責已求言公

應旨陳疏極言闕失　答曰條陳無非至論當惕

念施行○冬拜五衛將轉曹司時拘於解由久處散地金公時讓爲

兵判越例擧擬宮城徼巡時例乘肩輿而公以　大內逼

近捨輿而徒人多言其太執而不恤也○拜承文

副提調

五年壬申公年三十八歲○正月拜左副承旨兼內

局副提調○是月二十四日　上使司謁傳黃柑

十枚日聞有老親茲以賜給翼日公上箋稱謝議
政公亦陳謝疏　答以卿年老二子亦皆可用故
念及如是公感激殊私爲之歌詠薦紳傳和以爲
曠世盛事○四月轉右承旨嘗於筵中言心經近
思録等書乃入道之門而有志者或挾其册則人
必嘲笑雖無道學之禁思慕興起者鮮矣宜令知
館事以下每於朔望與多士論難四書心經近思
録取其中學識優異者以爲公薦則異日必有所
補又請令童蒙教官十五歲以下則講小學以上
則講四書使先明本源之地居則知事親敬長之

道出而知事君之義　上卽命着實舉行○公久在喉舌之地　內旨有不可者輒封還之多所匡益雖在出納旁午簿書膠擾之時繙閱書藉劄録文字及吟咏酬唱未嘗或輟○五月以　章陵追崇時禮房承旨加嘉善階轉左承旨○時議政公以優老之典已陞嘉善爲同知中樞矣當世一家三父子俱躋宰列者惟故相鄭公昌衍及公家而已一時豔歎○六月除大司諫侍母夫人疾不拜是月九日遭憂○與石門公撰次先妣行狀乞誌于清陰金公○十一月夢得一絕曰吾家門外一

溪深散作雲巖萬壑陰誰知衮衮朝宗意政似思
親無限心蓋其忠孝之誠發於夢寐也

六年癸酉公年三十九歲

七年甲戌公年四十歲○時 上候違豫累年治未
得方公以爲雖在心制事關君父之疾不可有懷
不言貽書藥房提調陳受鍼之害且勸博求中外
名醫毋貽後悔○八月服闋除副提學陳情不拜
○是月二十四日遭議政公憂○與石門公撰次
先考行狀乞誌于淸陰金公乞墓表于白洲李公

八年乙亥公年四十一歲

九年丙子公年四十二歲○十月服闋付軍職卽爲
肅謝拜副提學呈病辭遞○十一月拜大司憲上
疏辭之仍進禁奢侈抑浮費之說貧人頗賴焉○
是年春虜使以稱號事來時議欲斬使絕和虜使
聞而跳去自是朝野洶洶有朝夕必至之憂而時
議紛拏久未底定公私切憂憤而不得言至是於
筵中啓曰斥和一事誠正大且快而國事民心無
一可恃不顧時勢橫挑强寇其來也必以冬氷渡
鴨江利在速進不數日直薄京城則所恃惟有江
都而一日一渡之江三軍百僚豈能盡渡氷江阻

前而飄風驟雨之勢㬰突於後則置君父於何地乎三韓一草一木皆　皇朝之賜也大義所在人誰不知事有緩急可不深思但清之號乃帝之號也我若清之是與其帝也稱清則決不可也谿谷張相公聞之歎曰此所謂披雲霧覩青天○清風郡守權徹已以犯贓事　命斬之公知其寃累啓爭之有微卿爭執幾未免大悔之　教○呈遞○十二月十四日清兵大入　大駕將向江都纔出城門聞賊鋒已迫沙峴公趍詣　駕前請達所懷上駐駕崇禮門樓進而問之公跪陳事勢已急江都

斷不可及往宜回向南漢　上顧問體察使金瑬
金公請仍向江都公復陳前說固爭之　上意乃
決時虜人以一枝兵遮覆陽川渡口盖已料駕向江都也公仍請分與訓局
兵令體察使遣將逆擊先鋒時變出蒼黃所乘不
備公仗劍徒步追及南漢拜副提學城既圍公請
以三司名官多定督戰御史以寓編行伍同甘苦
之意亦以警宵晝　上亟稱其善而從之天大雨
雪士卒暴露公入對言有國然後威儀可論大小
官各解上服分給而張覆之則士心必多感動望
之亦助軍容他日若能還都漢官之儀自可復矣

上嘉奬之於是城上列幕周匝師人如挾纊焉公與石門公暨東岳谿谷諸公同棲開元寺距 行宮五里而遠而又積雪氷磴甚危公夜輒一再起步詣 行宮問寢退則相攜痛哭勉勵忠義各以一死爲期及下城忠憤益激涕淚汪汪 上愍之不使隨行圍中與敵往來文字多承 命撰進而率以辭未巽婉不用云

十年丁丑公年四十三歲○正月還都石門公自都承旨超拜戶判公代之兼惠民署提調○三月兼藝文提學都承旨例兼直提學提學政院以職號有礙

啓稟 命以提學下批○患寒瀕危政院啓 遞
命賜内藥○四月拜副學移大憲○閏四月加嘉
義階用扈從勞也○兼同知經筵 後屢帶焉 ○遞憲職
拜都承旨○江都之變 廟主不幸將有新造及
改題之位題主處所未定公上劄請倣先正臣李
滉之言就廟内行之 從之○承 命題 廟主
○因朝講引夏抱火冬握氷之義言伏熱雖迫不
可停筵雖不開筵視事接下亦宜頻數 上嘉納
又請依大典各司逐日開坐使外方人毋滯 從
之○六月呈遞○七月拜大司憲○遞拜工曹參

判移副學兼備局提調自此仍帶備局○八月庭試主司取曹漢英等十人○南漢扈從人別設庭試主司時主文缺故公連掌試事取鄭知和等十人○時有爲國偏民偏之說者蓋辨事者謂之國偏彌征者謂之民偏搢紳之間亦多爲是說者公於筵中從容建白曰違道干譽固可惡也比諸違道虐民者則有間焉況爲民者便是爲國豈有民與國分而二之之理乎偏此說者必厲民者也此說遂行則不出十年貪官汚吏得以籍口良不堪命矣　上深然之○上劄見集中陳戒請儆動宋異益加修省優納言者

謹用刑賞申明薦法接外官詢民瘼重廟禮寛民役仍乞戒懼幽微日新又新繼以毋怠○時尹煌等坐斥和久在編管公請加原釋 從之○冬承命撰進 王妃趙氏玉冊文教命文○入對請减王妃嘉禮時銀器以昭儉德 嘉納○承 命撰進三田渡碑時淸使来使之豎碑而徵文甚急 上初命張維趙希逸及公並於一夜製進時文衡見闕公獨在藝苑事勢急迫不暇累辭不得已製 進矣虜人起怒於張公文中有鄭伯牵羊語又 謂公文亦甚踈畧全不鋪張督令改撰咆哮益甚 上召公面諭曰彼以此文欲驗向背此政存亡所判句踐臣妾會稽而終致沼吳之績則他日自強惟在於予今日之計但當於文字務中其心毋致事機轉激 公亦自念主辱之日 聖諭至此一身利害有不暇顧慮忍承 命而貽書不

門公有悔學文字之語後又有愧負浯溪百丈崖之句發於漫詠公之微意此可見矣

十一年戊寅公年四十四歲○直玉堂進元日箴極陳懲毖之意○辭遞○在備局上劄見集中極論時事大要皆紓民之道也○三月由副提學拜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首薦準點○庭試主司取黃暐等十五人○四月旱承　命禱于風雲雷雨得雨○拜禮曹參判○承　命禱于楮子島得雨○拜大司諫○七月拜吏曹參判○晝講入侍啓請敬天怒消民怨蠲征役　嘉納之是日　上講詩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上爲

之太息潸然泣下公與延陽君李時白流涕以對
左右觀者莫不感動○時臺官柳碩朴啓榮李烓
等以山城事齮齕淸陰金公甚　上已不快於金
公及鄭公蘊至是頗入其說公於筵席請以明好
惡正是非擇人材爲中興第一策仍言尚憲蘊等
所執乃堂堂正論何可罪之正論一脈不可不扶
植而優容之且碩烓見斥尚憲久阻淸班則尤不
當不顧嫌迹遽自論列也　上曰尚憲固不可罪
若柳碩之言則雖謂之鳳鳴朝陽可也公復進曰
碩之言何可謂鳳鳴尚憲終不可不扶植優容願

聖上平心公聽勿使偏蔽○遞拜禮叅

十二年己卯公年四十五歲○正月由吏曹叅判陞拜吏曹判書○三月 上謂聖主試取權諿等七人○五月旱承 命禱于松嶽得雨○九月別試主司取李以存等十六人鄭公始成對策極言當路之罪諸考官皆欲絀之公力取不顧○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十三年庚辰公年四十六歲○正月進秘疏以乞遞文衡爲名 答以深用嘉尚當留念採施時星槎既阻朝廷莫暴至悃公常切痛慨與完城崔相諸公密議募得僧名獨步者扮作船商由海路入于皇京俾達必東之誠步之去也公引入密室指授規畫或達夜涕泣其歸又復如之或云此疏所陳即此

事而削藁不傳○三月入對請審冤獄賜祭湖西戰船渰
没者 從之○四月十七日公杜門謝客終日悲
咤家人莫測其故卽西船發去日也○辭遞文衡
薦前大提學李植及李明漢鄭弘溟○丁丑以後
公卿子皆質于瀋至是淸人詰代質事臺章繼發
公亦被奪告身之科○四月屛居交河省石門公
於江都任所○七月哭石門公於江都手次行録
乞狀于澤堂李公乞銘于北渚金公○十二月朝
有國書撰出事 特命公叙用除承文提調入京
卽引見承 命與大提學李植相議撰進○拜大

司憲時執義趙錫胤請罷內需司而以貨利爲言
特命罷職備局諸臣許啓等欲緩金公尚憲入瀋
俱被拿罷公率同僚劄論（見集中）優批卽賜施行
十四年（辛巳）公年四十七歲○正月呈遞憲職拜右
參贊○三月拜大司憲○四月旱上劄（見集中）請發
倉賑飢捐俸周急亡卒征士存恤其家且乞省躬
圖新以來忠諫主敬涵養以勉聖學尤以平讞失
宜寃鬱莫伸爲言　特賜引見命放死囚四人○
五月旱益甚又與同僚應旨進劄（見集中）大略益懋
欽恤盡加疏釋申戒中外毋濫刑杖革罷內需司

之獄稟恤刷還者之家損兩西內司之捧停大君
家舍之役屏旨酒旁御之害絕池臺雕飾之工以
爲敬天之實恢虛受之量去好惡之僻引接臣隣
咨訪良隱以通上下之情繼之以無忘南漢益加
戒謹以爲祈天永命之基　答曰深嘉卿等愛君
之誠剴辭無非嘉言至論予雖不敏當惕念採施
○六月辭遞○兼知義禁○八月以守貳師入瀋
陽時西出之役人皆規避公適見鶴谷洪相洪相日貳師當出可合者惟公與李公景曾而彼有
老親不知彼處公答曰貳師職尊且選非人人所可堪而以朋友之義言之則人有老親何忍遠送
洪公欣然稱善辭陛也　上引見諭以簡拔之意仍勗善

導公感激而行沿路州邑各有贐物而一切却之到瀋之日首陳此時學問尤不可不勉宜亟開書筵逐日毋廢晨夕宴息之際兼講近思録仍言此中不可處以常例乞勿拘職秩與賓客迭進侍講世子皆從之日用之間隨事切諫多所規益雖遇難處之端至誠懇惻未嘗少懈　世子亦敬禮之不衰嘗密進諫書極論闕失講院欲遵例録留而公不欲宣露遂去原本只示其槩○清人憚於饑羣使在瀋諸人自耕而食且督農丁之調入公極言國力之竭弊事理之不可屢折其辯則又以危言

怵之公毅然曰吾受重任而來苟便於國敢顧一身清人亦不敢脅如物產之徵求俘虜之刷還詰責多端催督日急公一面馳聞一面曉諭得以彌縫者甚多不惟公之處變得宜盖由彼之敬服有素也○十二月與清陰金公朴公潢曹公漢英出住瀋上時諸公久被幽辱禍殆不測人皆惴惴無以爲計公入瀋三日卽以百計善圖必令生還之意密陳於　春宮答曰吾亦有意而不知所出貳師之言及此當爲之盡力仍教密密相議雖同館勿令知之自是舌官徐尚賢承言俞好善往復于

胡將用事者數人間以珍貨遺之其去來輒謀於
公而多在晨夜館中諸公莫知所以一日虜主招
世子曰聞金某病甚何以處之 世子善辭應之郎
許放還而令貳師領出盖諸公之卒得無他皆公
之力而他日未嘗一語及此故人無知者

十五年壬午公年四十八歲○三月自灣上還入瀋
中○夏還朝○七月復入○八月以查事東出九
月還入瀋中先是有漢船來泊宣川方伯鄭公太
和便宜解送至是淸人覺之使本國查問于道臣
及沿邊守令而必令大官出告于 國王公承

世子令東出而廟堂勿令入京留以同査公不敢
東馳聞實狀廟堂猶疑其規避執不許公還到宣
川令兵使及宣鐵兩守對簿事未完備局只罷監
司沈演及兵使金應海促令公還報文移累下公
不得已還入清人怒復欲廣致邊將邊守於瀋中
公極力辨明事得已只令宣川府使入又謂公欲
自擔當中途徑返胡將龍骨大皮牌博等數與講
院之官來詰公恐辱及朝廷眞若擅自徑返者然
虜主乃謂不傳朕命不見　國王而還其罪當死
鎖之東館薪水不通累日出送鳳凰城令與諸人

一處拘幽時　世子以查事已與清將出住鳳城也公追到欲謁則使不得逼危辱詬喝無所不至公處之晏如時大臣諸宰及三司之官被拘者甚多事機日危各有所捐以圖緩禍同席爲公危之肘而言曰公亦宜循例公曰雖被詬喝必不至死況官師用金自我開路決不可爲冷山北海固所甘心言者曰公誠確矣後必有患後仍出灣上諸公盡還而公獨被拘最久○十二月蒙放東還彼令永不調用入京後陳疏請屏　上有繾綣歎惜之教仍命雖退有懷輒陳

十六年癸未公年四十九歲○三月省姊氏朴承旨知誠夫人之病於牙山仍遭喪六月會葬于清州○拜右參贊轉左兼知　經筵春秋備局有司堂上都摠管等任辭　不許

十七年甲申公年五十歲○四月右相白江李公入瀋彼以錮廢諸臣不待許用徑自收叙拘幽不遂公以此陳疏乞罷兼論時事　優批嘉納再疏只遞備局摠府○五月旱承命禱　太廟得雨　賜馬久有眼患强疾將事由是添劇連上三疏得遞本兼諸任○九月庭試主司取李慶億等七人○

別試殿試主司時主文有故公連掌試事取崔後賢等十九人
○拜知春秋同大提學李植判書李明漢改修
宣廟實録公又引被錮事辭之　特令完局○差
巡將○十二月拜知中樞

乙酉 仁祖純孝大王二十三年 公年五十一歲○去冬　世子
以本朝之人請用被錮諸臣春淸使來始許甄叙
○拜大憲○旱上劄請審寃獄○四月拜吏曹判
書兼都摠管　昭顯世子卒朝臣議所服未决公
與護軍李植大司憲李桼上疏請百官白袍烏帽
卒哭而除以應齊衰三月之制　從之○六月

上命會大臣六卿三司教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
於兩大君中擇定世子公以國有長君固爲社稷
之福無易樹子亦是古訓爲對○承 命監董
世子冊封都監○承 命撰進 世子教命文有兄
弟之子猶子益篤人倫父母之心爲心永保天命之句人皆傳誦 ○公前後處銓
務盡公正痛戒僥濫尤以引進善類甄拔淹滯爲
急與佐貳郎僚會坐文蔭武之才績已著者各舉
所知録爲公簿每於諸曹庶司州邑字牧之鈌取
以涯擬用盡則復如之故無臨政苟充之譏絶指
窠奔競之習由是內外崇庳各稱其職又每逢中

外人士輒訪問人才隨聞劄録作一册子目曰人物文學行誼武才吏能悉分門類以次調用至於巖穴遺逸之士尤斤斤致意如宋浚吉權諰李惟泰諸人皆録在上面而以前參奉宋時烈爲之首數公之始通顯路實在公秉銓時也○公常謂今日痼弊最在黨論立朝論事與人交游尤以自戒東西南北之稱未嘗一發於口其當銓地痛祛偏係絕無左右之意故通塞注擬之際下僚亦不敢以形色爲言國人同辭稱公無敢有指議者時有以四句詩揭于闕門者盖歷言前後兩銓不公之累落句有曰白軒清華可堪滌延陽李公嘗於公朝誦

而傳之云○九月進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有

雷變與領議政金墰聯疏乞蒙策免以應故事○

十月雷電再作公上劄見集中乞免仍極陳修德弭

災之方其略以一部大學體驗篤行以一部大典

修舉廢墜數引公卿郎吏詢以得失察其賢邪禮

招金集宋浚吉宋時烈於胄筵引用俞伯曾洪茂

績崔蘊許厚於言地勿拘科目擢用賢能綜核名

實必取廉謹三南閫帥亦擇清忠有志者且言聖

帝明王必以箴銘自警訓戒風下故上下交修而

邦國治平請書湯盤武席等古箴戒之辭又書周禮十二荒政劉向六正六邪漢書刺史廉察六條文揭諸左右以寓省察仍令並揭于內外省署郡邑廳壁使出入省覽仍書諸條文字於劄尾以進優批嘉納並賜施行殿內所揭者令玉堂官即爲書入○別試殿試承　命讀卷取權悟等十五人

○推　恩贈先考同知中樞府事府君爲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先妣貞夫人高氏爲貞敬夫人

丙戌 二十四年 公年五十二歲○去秋失稔中外開賑廟議專以賑政屬公公與有司李時昉趙錫胤同心區畫多所濟活其所措置悉本於周禮荒政及春賑畢尚多餘穀分給畿邑以添糶京中別設一局隨時積著以備水旱常平廳之立實始於此○二月姜獄起公與諸大臣連章爭論引唐承乾事乞加善處 天怒震疊嚴批屢降至舉公及李相敬輿而謂曰二人吾嘗待之甚厚何乃負我至此李相以班首先起被竄公疏請同罰及姜文星等就鞫公又上疏見集中 言無君謀上乃是大逆也大

逆是何等大獄而旣無告者又非辭連而直以其
妹所爲必無不知而鞫之乎此路一開後弊無窮
安知誣陷之獄不因此繼起乎臣方有萬里行役
而今見此獄之設恐重爲　聖德之累不暇計他
敢此冒陳○三月以謝恩使赴燕在途再上辭疏
遞相職拜領中樞○六月復　命○七月承　命
薦文衡以李植鄭弘溟金堉應旨○九月重試承
命讀卷取姜栢年沈㦤李行進鄭昌胄吳挺一洪
命夏洪處亮金佐明等八人○十月又薦文衡以
趙絅趙錫胤鄭弘溟應旨○乞暇省父母墓立石

賜由馬澆奠〇庭試承 命讀卷取吳翩等七人

丁亥 二十五年 公年五十三歲〇二月拜左議政兼 世子傅四上疏辭 不許〇四月旱與領右相聯疏乞免〇五月與領右相聯劄 見集中 首陳四方災異之不以上聞者仍言通下情開言路恤民隱爲當今急務請必行不已繼陳兩劄請亟行審理〇七月劄陳懷襄之慘甚於枯旱慰撫之政不容少緩〇病甚呈告 世子遣說書問疾〇八月章十五上 遣史官諭以勉從之意〇拜領中樞

戊子 二十六年 公年五十四歲〇五月拜左議政再辭不

許右相金公尚憲先帶　世子傅至是讓於公公
又上劄讓之○時　上春秋已高違豫時多講筵
久輟羣下不得以時進見公憂慮無所不至前後
章奏以引接咨詢爲請者甚多至是乃採摭經史
中格語纂成一冊名曰燕閑要覽具劄投進見集中
乞以燕處之際從容觀省尋繹體驗以替工誦暬
御之箴○八月庭試承　命讀卷取李廷夔等九
人○十月入對極言災異可懼國事日非且曰近
來閭閻之間奢靡日甚此必宮中有此習而使外
人慕效也又曰館學首善之地而亂後勸課廢弛

宜別設司業益篤教養仍薦平壤人鮮于浹窮經篤行可堪此任又曰培養童蒙乃三代之法國都四方之本尤不可不勸勉成就請別擇教官令中外教以小學且刊其書令家置戶藏又請申明鄉約以正俗習又曰百隷怠職未有甚於今日宜不時召見各司之官詢其弊瘼卽許變通外方大小官之拜辭亦必面諭申戒使不至一向委靡 上皆嘉納○公常慨然憂教弛俗偷屢以獎勵矯革爲言至是旣奉 聖旨退與僚相相議以爲若一依呂氏之約則或有不宜於今者撮其大綱先加

警告不孝不弟少陵長下陵上者及有孝弟之行者令京外糾督薦舉而內則禮曹撿飭漢城府主管外則觀察使撿飭守令主管又令修明洞契使各自糾撿而簡其條目俾人易喻以小學勸斆子弟而略定其規知會中外令下識者韙之而鄙俗之輩或從而笑之奉行者甚少然其力於承宣者頗有實效京都及遐鄉絕塞往往有開悟於孝弟之道者或有不毋其母而能迎養者或有兄弟相鬩而能畏戢者（踰年公去位而此法遂廢識者恨之）○大司憲朴遾言事忤旨斥補慶州公陳優容臺諫之意且曰人

君苟能廓然大公則罪罰輕重自合於道不宜過
用聰明每以黨私疑之臣下仍言賢能布列則其
國雖危可使扶持即令巖穴之士如金集權諰宋
時烈宋浚吉李惟泰等常患難致然至誠勸懇招
之不置豈有不來宜倣古者縣次續食之禮示以
優待又曰幼學雖有材能仕路甚狹即令湖南之
金萬英嶺南之鄭道應皆以志學篤行爲一道之
最宜收用奬勵又曰昔崔有源爲執義時臨海君
鞍皮之踰制者奪取焚之閭巷至今爲美談宋孝
宗謂革弊當從宮禁始妃嬪珠玉之飾皆令脫去

令趙絅之忠直　殿下既知之誠聽其言去奢自
宮禁先行法自貴近始紀綱安有不立者乎
己丑 二十七年 公年五十五歲○二月入對言天變層疊
人心騷屑中外民生日以困悴而　上候違豫不
敢請對今日始瞻　天顏幸莫大焉宜如　祖宗
朝詢問二品以上故事使入侍臣僚上自　聖躬
闕遺宮家驕横下至民瘼隨聞盡言　上又誠心
開納則敬天勤民不外此矣無法家拂士則國恒
亡天子有爭臣則不失天下雖在危亡容受直言
亦能轉危爲安前史班班皆可監也近日　聖上

頗欠容受尋常進言尚不見採宜自今優待諫官
責以風采雖曾有妄言者勿留 聖懷則嘉言罔
伏國可治矣如李敬輿洪茂績斷無他腸李應著
沇廥言雖狂妄被罪既久若加蕩滌人必感悅又
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先王之道也今者宮掖貴
近私占無度茫茫之海咫尺之土各有其主樵牧
不得往網罟不敢入民生失業寧不哀哉宜命憲
府或遣御史一一廉察並皆革罷則殘氓庶有一
分生意矣○三月別試殿試承 命讀卷取吳斗
寅等十三人○四月庭試承 命讀卷取閔鼎重

等七人○時　王世孫新冊公言賢者之在朝雖若無所猷爲或置宮僚責以輔導或置臺閣咨訪治道則豈曰少補金集宋時烈宋浚吉宜以此時除授輔養之任以古帝王求賢之道致之安有不來者乎○五月　仁祖大王大漸公與公卿近臣入侍白　世子禁斷宮人之雜亂啼號以嚴正終之禮令注書預書扈衛二字臨復出授訓鍊大將初終易服及復襲等禮節一依五禮儀行之倉卒之際從容審愼一無違失焉○世子不忍嗣位欲行之於公除之後公率二品以上累啓見集中勸進

又啓于 中宮請加敦勸 世子不得已從之○
公旣兼摠護使左相例兼又有院相之 命公以一院
兩相不可領相方爲院相且妨總護之任辭不許○領敦
寧金尚憲自郊外入臨旣 殯將歸公以爲新服
之初事無大小須詢耆舊啓請勉留仍乞馹召前
叅議金集前持平宋時烈宋浚吉前諮議權諰前
師傅李惟泰等皆 從之○承 命撰進 大行
大王行狀御批有高文哲匠之褒賜鞍馬○山陵退壙盖石
體大難運而禮無明據公引程子論昭陵疏及我
太宗命剖獻陵石槨事請以其石分而二之轝輦被

飾等物請依五禮儀勿用錦段以昭 先王儉德
○大司憲金集進喪禮古今異同論辨冊子 命
議大臣公亦上一冊辨其可行不可行之條節○
六月公與諸大臣請對 上以衰服臨見時 上
新宅恤秉禮甚固玉候愆和公欲進勸勉之辭語
及 大喪鳴咽不能成聲 上見之不覺痛哭公
亦失聲大哭侍臣皆哭旣而公進曰臣民到此所
恃者惟 殿下一身殿下上侍 慈殿又有 宗
社臣民之寄 殿下安得自輕其身乎幸加 睿
念以全聖孝則 宗社臣民庶有依庇又曰 明

宗大王卽位之初廷臣皆以沖年講學一日爲急
卒哭前請開筵先正臣李彦廸陳劄以勸聖學敬
大臣納諫諍等六條論列以此觀之古者雖在哀
疚之中亦有時時引接講論之事臣故向於講院
之問　世子開筵亦以當開答之矣又曰　先朝
下教敬守道心者可謂萬世之訓　殿下克守是
訓則正心誠意之功皆由是出本源清明則國家
大小事皆在措置中何患不修然又必任賢以誠
翕受其言則賢者皆將于于而來孰敢有遐心
上曰尚賴諸臣匡救之德公曰　聖學高明聖心公

平正大則出治之道不外是矣中外人心洽然想望皆以爲大有爲之幾繼自今益加無倦以副臣民之望　上曰人心如此惟恐無以副也公曰人君之德固在於納諫知人尤難任賢使能俊傑在朝爲國之先務如金領敦寧當今老成著龜之臣也以至誠待之豈有不動得人宋浚吉等置之宮官鮮于浹授以司業湖南之崔蘊雖老可以召致嶺南之鄭道應亦宜以叅下宮僚召此皆臣所嘗薦達於　先朝者敢以復白　上並即從之遣近侍敦勉金領敦寧使之造朝○長陵有異議大司

憲趙翼上劄援朱子山陵議狀請博訪改卜有

命集議公詣賓廳陳啓擧朱子所奏與今日有異之狀以明其不可改卜之意浮議乃定當亍丁卯曰術士許彬等䟽遷陵之議大行朝議之難之者多誦公此啓爲證上又親審陵所議遂寢○八月進拜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初自黜以首相稔惡日久朝議於成服後即欲論罪公言于朝日討罪雖急先朝偉臣晏駕數日遽即擊去亦所不忍諸議皆然之至是臺章乃發公遂進拜公上劄以爲百責所萃首席尤難而左議政金尚憲臣童年敬事之人大老達尊爲一代喬嶽今不敢抗顔居右再讓不許○既視

事引例遞摠護○反哭時城門橋梁等設祭五禮儀所無而有司襲謬磨鍊公請倂釐革以正典禮○天變屢見公入對請順民心以享天心 上曰孰不欲順民享天未知其要所以難之公曰側身修行乃其要也近日政令羣心頗洽至於山野殘氓亦皆拭目更宜終始此心以副顒望世道日降紀綱日紊若失此機終不可為 上曰不才無識卿宜匡救不逮使無大過公自陳才識蔑裂不足當大任 上曰卿言如此寡躬將何所賴時左相金尙憲論吏判沈諮事以致臺議多歧有侵逼金

公者　上欲罪之公曰臺閣之事雖極不美然此皆人才何可盡棄但　聖上苟能虛心澄省大明乎是非公私之分則穆穆之盛庶幾復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校理金弘郁製進　大行大王輓詞有口緘臣罪大之語　上下嚴教公曰在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者非聖人之事宋時詩案眞可戒也苟使弘郁有一毫譏刺之意則罪不容誅而聖人不億不逆使改而用之大善雖不用亦不當深罪仍曰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云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欲追文王之令聞不已綱紀
四方當師文王之亹亹勉勉以自强而已 上皆
嘉納○前大司憲金集請急將歸公陳劄以爲一
賢之去就所關甚大請溫諭留之且擧 宣廟朝
優待先正臣成渾之事以請恩禮 上從之○十
月入對 上以天災爲憂公曰今日所畏不但天
災綱常斁絶倫紀之變繼起最大可懼者然皆由
教化之不明昔許稠勸 世宗以嚴上下之分
先朝亦勸課小學教以孝弟之道命鄭曄以副學兼
大司成臣亦嘗薦金堉以兵曹參判兼之皆所以

教育儒生責其成效而今皆廢閣上之勸課雖勤
下無奉行之人可勝歎哉況當　新服無論大小
盡心國事者陟之怠廢職業者黜之講究治道俾
無民怨則天變人怪庶可弭矣仍自陳才不稱位
乞蒙解免　上曰卿忠誠貫日予方爲恃何可退
乎○公久有辭遜之意　因山旣畢累上長單
溫諭繼降四疏之　批有曰卿若不出予將疇依
昔諸葛亮有言曰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斯言可以爲法卿其念哉上不孤　先王下不棄
寡昧○十二月出肅視事　命賜黃柑郎陳謝劄

仍舉○先朝優老之賜辭極悲懇 答以讀過疏
辭深有感於予心不覺涕淚之迸瀉○右議政金
堉請行大同左議政趙翼請變講經法改背講爲
臨講 上於筵中問兩事便否公對曰大同之法
在○先朝與老大諸臣欲行而竟不行必有深思
而然也凡法之變改必使擧國民心洽然無異辭
然後行之無弊今宜先試於湖西一路驗其便否
乃可均之八方講經之法意非不好而若使考官
皆如左相則可矣或主試者不得其人則安知反
不如背講之爲愈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亟稱其善諭以講法決不可改公仍言朝廷如人之元氣充壯則百體從令若公道不行綱紀不立則雖有良法徒益其弊未見實效又言憲府政院實爲百司之綱紀糾撿之責都在於此而今則憲府開坐尤甚稀罕政院凡事都不省了憲府大小官皆以有風力者除之承旨亦用 宣廟時久任之規十朔之內不許遞易使百司之官各勤其職則爲治不難矣 上皆然之○上劄以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爲說(見集中) 其目曰修德當從納諫始革弊當從宮禁始保民當從蠲糴始省刑

當從王府始　優答之後數日入對論天災之孔
棘曰天人一理天固不可知人情安樂無怨苦則
天之示怒豈至斯乎民怨一分除則天怒一分消
矣夫天心悅豫三代猶難一蹴便到聖猶不能第
不自滿暇積以歲月則光格之效自可致矣　上
嘉納仍逐擧劄中條陳詢問公推演其義以對之
上又反覆商量皆卽採納又教曰卿劄所謂修德當
從納諫始者豈非至論近因災異求言之誠非不
至矣未見切實封事者何也對曰至誠求言可採
採之不者亦宜優容不可以不概　聖心遽加摧

沮　上曰豈無此心恐予不能虛已聽納也頃者呂焯李囘寶等言事過實故予示未安之意古語曰訑訑之聲色拒人千里之外豈或以此妨於言路耶予故深慮公曰　聖心之悔悟如此此心常存豈非盛德事又曰御史尤宜擇遣所謂暗行者密密潛行廉察政令詳悉民情而今或不能匿跡勒加威脅或猝入官府務奪文書若以此論罪則爲守令者孰不犯科亦安得其實狀乎必須詳審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近來武臣之彈駁太甚昔皐陶伊尹舉於朝而不仁者遠雖在武弁豈無人

才臣曾在　先朝請以南兵使李浣入爲承旨者亦此意也　上稱善副提學閔應亨論事觸忤
上厲聲應之公進曰應亨至誠愛君宜優容　上爲之少霽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一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二

年譜中

庚寅 孝宗顯仁大王元年 公年五十六歲○二月出灣上迎淸使時査勑六輩並出初八日義州府尹平安監司狀聞 上卽引諸臣謂曰夜見其狀達曉不寐將何處之公曰以査爲名似是恐喝而大官並出所關必重査問之擧安保必無至於文字接待之間必多疑怒者此亦臣之罪也忝居首相意謂人臣義無私交不能賂悅其心故觸事生怒矣左右曰此事難以口舌爭也難以貨賂解也公曰今其

所幹雖未知某事臣受　國厚恩敢不以身自當
上曰卿自當得以無事則幸矣如或轉輾有所難言
奈何公曰事機固不可預料第欲自當以觀畢竟
國家因以無事則微臣一身何足惜乎仍言儐接
難其人而元斗杓與彼不曾相失宜起廢爲遠接
使從之時　孝廟新卽位慨然勵志頗有密勿
之猷而語或宣洩致彼疑怒國人固已憂之客聲
至或云大兵將至不免被髮之辱或云淸陰諸老
將有不測之禍朝野洶洶危懼益甚翌日公請對
曰今事端莫測人心靡定第願馳往灣上以察事

機　上曰卿夙夜勤勞身亦病何以遠行公曰讀
古人書平日所自勉者在於夷險以之且拜且請
辭甚激切　上曰卿誠意如此不覺感淚自零卿
若遠出在此誰當酬應公曰自　上當有裁處僚
相在焉寧不與備局諸臣議處乎左相趙翼所陳請
起李敬輿同議者甚好宜急召致鄭太和有計慮
雖在草土備局往詢則豈不陳其所見　上曰善
即退陳劄乞速枚卜無曠鼎席時金公堉纔遞右揆是日拜
辭西出　賜豹皮椒舜臘劑　東宮亦賜藥物既
行　上語諸臣曰領相之行誠幸誠幸又因西行

內官勞問公到灣數日清使東渡而自到鳳城益肆咆喝及聞公來喜形于色曰初有所恩見官禮亦不欲行令領相遠來故令如儀云禮訖公具由先聞即東歸是行也人多危之及逢虜使彼爲之加禮不交一言而歸人情頼而少安 上喜甚復命日命李相敬輿趙相翼預會賓廳以待公入即引見商議仍賜柑公平日素多疾病及是二旬之內晨夜馳三千餘里痔痢並苦而不暇自恤時有憂憤之懷見於吟咏其夜渡清州詩曰半夜直將忠信涉此心惟有鬼神知聞者傳誦○三月圍籬安置于義州白馬山城初六日公承 命出迎清使于弘濟院七日清使入京傳敕

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一則所謂皇敕而嘖我以挾倭恐喝者也蓋　仁廟末年自點爲首相鄭公太和爲右相趙公翼李公時白元公斗杓在備局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曼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右相使燕時請修繕城池甲兵至是彼積疑於我執此生釁威脅朝廷欲甘心主事之臣公在灣時譯官李馨長密傳此事於公且曰當之者禍必不測宜引釜山小譯公毅然曰彼雖微品渠實不與何忍擠人於死以規自活死生命也蓋公已決身殉之志自復命之夕宿留朝堂日與諸

宰出入前席密講辨對之策時李公時昉以謝恩使在燕密付李譯令以當初南啓中辭意別搆一牒以爲應變之資備局奉旨夜招曼協使署之曼則初署於謄本復乃要見舊本與新署者捹取不出累索始還日印跡不同協則稱曾無此等狀聞及示備局所藏元本乃語塞　八日清使令公卿兩司會于南別宮公與右議政趙翼吏判李時白工判元斗杓禮判吳竣兵判韓興一刑判尹履之戶判李基祚大司憲南銑大司諫鄭維城同入彼令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致祭不爲謝攝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弔祭時不哭事而語輒歸責　上躬咆哮轉甚公隨事對之日皆吾之錯吾　王不知也又問作

表者誰趙公絅以其時大提學被詰而入問曰表文誰所爲趙公答以廟堂指揮表文本廟堂令承文院撰出趙公以職在文衡當之公曰此非廟堂指揮也吾今爲首相事有未盡皆吾之責彼不答窮詰趙公使之議罪最後乃言倭情事招問李曼盧協曰前日 國王奏文中稱倭情叵測有何可疑爾爲邊將可詳言之協曰倭無叵測之狀吾在官九朔初無狀聞之舉傍人略舉當時事狀證之始曰似有疑端矣曼曰吾爲道臣以邊將所申轉聞而已淸人大怒曰然則爾國皆與倭反矣何敢欺謾公徐曰倭情誠有可

疑此輩恇㥘失對耳淸人厲聲曰奏文措語誰爲之必　國王之爲也公曰吾實爲之豈有斷自宸衷之理乎鄭命壽問曰公果獨爲耶公不忍推援累問而答之如初命壽高聲曰此中同參者幾人領相果獨爲而餘皆不與耶皆默然獨李公基祚應之曰此豈首相獨爲吾輩亦皆與焉淸人叱退趙公及曼協獨留公責之曰爾令欺罔大國當得何罪俄令出去是日禍在呼吸家人已以凶具待館門外滿庭諸臣咸惴惴無人色公獨神思整暇應對從容無一毫危懼之色觀者莫不洒然淸

人亦目以私語曰東國獨有一人耳旣罷　上引
諸臣議二臣事仍曰領相爲國自當之誠固不可
言李基祚初不與焉獨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公
頗有愧色公胥命金吾陳劄略曰臣不能消患於
未然又未回互於臨詰自陷大戾臣當誰咎不負
初心卽臣素計願下司敗卽令議律毋致國事轉
輾難處亦臣所以少答　聖恩也但自此再覩
清光其可得乎此則誠不勝於悒而亦有命焉任
之而已惟　聖明追記前日之言用人聽言益盡
誠意期臻治泰死日生年受賜多矣　答曰卿不

避患難以身自當忠正之心可質神明孰不感動卿其安心勿慮是夜 命以千金與鄭譯翌日駕幸南宮彼曰趙絅有表文之失李某有欺罔之罪皆當置之極刑 上爲之救解反覆懇切至於數四則始言歸稟皇上當更有赦令姑許白馬安置嚴加栫棘盖以當其往來之路也十日公往省先墓而歸 上遣掖庭人賜手札曰寡昧不能爲國致有今日亏極痛歎焉關河杳杳戀思雖切天道昭昭相見有日卿須自愛劉辭亏當體念焉仍賜豹皮臘藥 東宮亦遣人賜藥物十一日出國

門而止十三日行過慕華館望　闕拜辭三十日
到配○朝廷選宗室錦林君女號義順公主以侍
姬十二人資送于九王元斗杓申翊全爲護行使
仍圖緩公事旣到九王初則色喜他日罷獵而歸
詰責使臣曰歸告　國王將二臣置極刑不然爾
任其責　上大驚憂亟欲曲爲之地以右議政李
時白爲陳奏使將發或云不從彼言必有干戈之
禍或言曼協可誅而亦有救之者議久未定會
上弟麟坪大君自使北還言臣以新服之初不忍殘
先朝大臣爲言而幸無咆哮　上喜甚秋淸使又至

上爲之丏命益懇亦無激惱於是　上慶發重使懇
乞庶保無他麟坪東還未數月卽以代延陽李基
祚鄭知和爲貳勗以必圖曲全○七月　命撤圍
籬○八月　遣掖庭人賜問○閏十一月　教曰
白馬兩臣久處羈縶當此嚴冬寒苦必倍令本道
優給食物予非一日忘之煩於聽聞未果備局其
書通于監司監司奉旨致米粟豆麴鮮雉藁鱅筆
墨等物○十二月陳奏使馳聞清人初欲致二臣
及曼協更查於衙門臣等以　主上不忍加罪之
意縷縷陳乞則始許二臣放釋而永不調用歸之

田里曼協直告大國眞正直之臣何故被竄使之
收用且言李敬輿曾無叙用之令而方爲首相擔
當伸寃之事亦示不調用云時李公代公當軸辨公事甚力故有此
上聞公得釋甚喜及使臣復　命賜田僮
辛卯二年公年五十七歲○正月　上遣掖庭人書示
下教曰白馬兩臣好在耶北京之奇幸莫大焉喜
不可言仍賜黃柑○二十九日東還○白馬城郎
我國之絕塞也地又危峻荒寒寒暑風霧尤不可
堪北耗益急危禍日迫家人號泣親舊代怖而公
晏然如履安地終無怨悔日讀經史晨夜孜孜深

用力於明夷艱貞之功著自警詩及自警主一等箴以資省察傍邑士子來學者甚衆皆隨才提誨不以椎鈍而少倦時與趙公詩酒相酬或杖屨逍遙於層峰邃壑之間以爲娛國人益高仰之中外士夫雖絕遠之地莫不專价起居及歸沿路塡咽爭願一瞻儀容○二月到城外陳疏告還　上遣翰林李端相傳批曰曩者邦運艱危事屬不測日夜焦慮默禱于天幸賴　先王垂佑之靈以有今日寡昧之喜幸固已難量而其爲國家之福可勝言哉卿其善攝調養以慰予懷過一日承旨李一

相微通　聖旨入謁前席　命近前勞問甚至公
感激嗚咽徐陳西土民瘼及沿路聞見並卽　嘉
納仍賜黃柑○四月　命賜月俸辭不許○公旣
東還優游私第日以書籍筆研自娛顧自以危蹤
不可常處輦轂多以江郊爲歸自是如有客使輒先屛居郊扉以爲
常焉暇日從匹馬單僕與子姪知舊婆娑觴咏於湖
山林壑之中蕭然有出塵之想○九月作高城湯
泉之行　命乘傳辭不獲仍遊金剛及濵海諸郡
○十月還聞臺官趙錫胤俞㰚李慶億等言事獲
譴上疏先陳東路民瘼且曰臣今從外來聞諸道

路此何等處置此何等氣像朝綱之肅國事之理惟在人主之舉措得宜嚴急督責決非治世之象惟怒難制從古聖賢之所戒堯舜一堂尚有吁咈漢唐君臣猶相可否莫敢矯其非者乃衛國之所以日非也羣臣輯睦敵不敢窺上下相阻終底滅亡今者祔制纔過慶典稠疊 三宮萬福昔疾今愈正宜益加修德大布和氣以迓天休以奉 慈顏何紛紛如此使人人沮喪景像愁慘哉臣於壬午冬返自灣上陳疏屏退 先王勉之以有懷輒陳今臣若不以事 先王者事 殿下天地神人

必有陰責

壬辰 三年 公年五十八歲○三月出廣州板橋村與韓知事明昜諸人修洞契 公五代祖新宗君墓在板橋西而宗孫流落不能守護公往来展省爲置守塚奴僕令與隣洞士夫修稧要以顧護其規模約條皆公所命也 ○時有擅讎配者 上欲致之死公獻議以爲罪不至死有嚴教公陳疏 見集中 仍極陳尚德不尚刑之道 答以戒誨之語無非忠赤之誠良用感歎○八月大臣言公久無職名體面不可遂拜領敦寧府事公再疏辭之 答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弖姑勉副

癸巳 四年 公年五十九歲○正月因災求言公上劄 見集中 大意懋心學恤刑罰納諫諍察箴警久職任敦風教愼銓選擇師儒簡宮僚擧人才謹吉蠲寬逋欠任良吏修舊章戒侈習絕刀蹬之說 批曰劄本之進已多日矣每常觀覽亹亹不知其厭也是知忠赤之言出於肺腑敢不服膺惟卿毋以身居散地爲辭連進疏章勤攻過失豈不幸甚條陳無非至論嘉猷當令廟堂密議分付諸司申勑中外焉○特命拜領中樞府事疏辭 不許○有 旨薦不畏强禦可以直諫者公以權諰許厚應 命

○因災異有 親耕之議公對曰爲民方飢勸使力本意甚善矣以臣愚見猶非第一件事也仍極陳應天以實之道○七月有 旨薦智勇以龍川人張遴豐德人高尚屹善山人許應祥應 命○八月 上謁聖承 命讀卷取閔周冕等七人○十一月別試殿試承 命讀卷取金震標等十五人金公對策有語及 先朝之辭 公讀之流涕左右莫不感動

甲午 五十年 公年六十歲○歲首上劄見集中 首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語爲獻仍陳克己致知推孝施仁尚儉去侈等說翌日 命引見教曰昨劄非但

出於至誠無非切實之語心甚感激批答不可草
草故今玆命招矣又曰至誠勸誡非不多矣寡昧
不敏恐不得一一遵行而於心感激烏得無乎公
起謝虛受之 恩仍言自古堯舜之世必有都兪
吁咈之美自 上一向勵精則在廷諸臣苟有所
懷疇敢不陳古詩云晏公不語宋公語治亂興亡
皆由於斯 上曰老成大臣若不盡言將何所恃
事關寡躬者雖不敏予欲體念仍顧承旨逐條以
教令卽舉行 上又曰劉中言趙錫胤事而其人
素有重望欲使彈壓北邊矣公曰遠人豈知 聖

意乎以大司憲爲鍾城府使必以驚訝豈不妨言路而傷大度乎且其人有病塞土風霜若致撼傷寧不可惜　上不答時掌令徐元履上書言事大司憲趙錫胤論斥之　特令補外仍問承旨以外議如何朴長遠亦右錫胤於是　震怒亦遠謫公旣並及於劉是日又請釋長遠未蒙　開納退陳一劄引裴度論劉禹錫事請釋長遠使歸見病母

○三月巵　親閱於鷺江時校理南龍翼疏陳親閱之弊有　嚴旨正言兪瑒爭　命特遞承旨尹得說論瑒事就囚大諫閔應協爲得說爭之又

震怒今出去召判義禁命加械得說公進言待臺臣不宜如此大失和平國事罔極 上爲之霽威復召應協○六月有水災應 旨進劄見集中 請爲學先於性偏處猛省又請戰士孤兒以時省錄西北武才廣加調用先良心而後軍器毋以末害本仍言侍女選入今不當有內司所供宜加蠲減停土木罷織錦以昭儉德 答曰懇懇忠言不曾少懈隨事規諫嘉悅之心實倍常品可不服膺體念焉自今凡所興作一切停止尚方織錦近無恒供之規而若有之亦令停罷他可施行者並令廟堂

議處焉○秋清人謂公住近京輦將有嘖言公上
疏乞解職略曰臣智慮淺短自速大戾萬死一生
都是 天恩落羽枯鱗復蒙涵育懼深集木愧切
伐檀玆者火色更起譏讓忽加濫紆非分之 眷
顧反貽不貲之憂辱臣於此際直欲無生臣之乞
身宜已久矣便訣吾 君有所不忍含意莫吐撫
躬遲回今雖欲貪戀冒居有不可得也區區之慮
豈直爲身 上議大臣遂許解職仍給月俸公辭
不許○九月陳疏南行省始祖廟于燕歧哭亡妹
崔淑人墳於南原十月歸陳疏告還仍曰南良以

臣曾經大臣有陳弊瘼者受狀而來遞于備局若
令裁處窮民爲幸湖南生齒繁盛而風教不興俗
習益偸雖設提督徒歸文具教迪邑子糾正風俗
宜責諸守令監司考其勤慢使無悠泛　批諭勤
摯許以議行賜香醞柚子○上方厲精爲治而議
者頗垂意武備修械煮硝設營團東旣不能洩迹
又多妨民十一月公因地震雷變陳劄中見集以爲
民怨則天怒怨消則災消宜長慮却顧毋使防患
者反爲招患之歸仍極陳宮闈戚畹之修習　答
曰忠赤之誠不以在外爲意如是懇懇欲歎嘉悅

其有極乎亏雖不敏可不體念○十二月淸使且至譙讓益急　上命公及李公敬輿先避于外以示絕迹朝端又念公素乏田園無以爲歸令承旨洪重普諭意令往子哲英安峽任所公辭以不敢又遣史官申諭公感激承　命陳疏東出　上遣掖庭人以酒饌腒鱐送于興仁門外仍賜臘劑

乙未 六年 公年六十一歲○公旣到安峽夫人繼至俱享專城之養自以千載異數每臨杯筵輒感激涕泣歌詠　聖德勗子孫以盡忠報國二月公以久住殘邑爲弊移鐵原白嶽村○方伯以　朝旨時

有餉遺而必置諸傍邑轉致以送盖爲事秘恐洩
也○三月安峽縣宴一境耆老奉公臨觀縣監公
朱衣獻舞盡歡終日邑人環觀傳爲盛事云○遊
淸平山昭陽江○下諭曰卿之遜荒已踰年矣予
甚戀念目今客使已還事機亦緩卿其遄返京輦
以副予望四月入京拜疏告還仍言臣微分已極
縱無逢怒宜在退伏卽令殘齡益頹餘日無多或
京或鄉隨分閑住以畢微命是臣之願也 答曰
覽卿疏章始知還京欣慰曷極追想昔年之别感
懷實多夫復何言卿其明日入來以紓愍焉之懷

仍命月俸依前賜給翌日入侍　上迎謂曰曩日未知事機如何使元老大臣遽出遠鄉心甚鈌然今幸還朝欣喜不已公感激起謝仍言嶺西民瘼語及日本事　上歎國小敵强受侮東西對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殿下若戰兢自持戒存苞桑則自可無虞宜思遠大之圖益懋寬仁之政
上曰卿言實非偶然敢不書紳仍賜酒從容公辭月俸仍曰國家今幸無事願作一閑人退處鄉曲不幸有變亦安敢偷安苟活乎　上曰昨見卿疏有或京或鄉等語若欲往來鄉廬則自當隨勢而爲

卿何可以一閑人自處乎宜在輦轂之下議國家大政古之待賢亦有庖人繼肉廩人繼粟之事例給月俸卿何辭爲又命巨觥行酒至六日大臣宣醞例止五酌而於情未洽茲以加侑遂盡歡而罷○公酒戶最寬又能德將方盛年劇飲家人未嘗見其及亂是日退歸始見其沉酣盖公久侍龍潛時瀋館　上素知公不爲酒困故今有特侑云公在瀋時　孝廟以鳳林大君在質嘗欲試公酒量酬酢至無筭而公客儀終不愆度　上先就寢夜深令侍人往覘起居狀歸報貳師方對燈讀書　上嗟歎良久翼日謂公曰公之酒德所不可及盖是夜公實卧誦杜律而來人從窓外只聞咿唔聲歸告如此云○七月旱應旨上

劉見集中請從諫弗咈優禮臺臣言行必勤喜怒必愼毋替緇衣之誠毋崇言利之臣敬大臣而尊國體先德教而敬刑罰又言金弘郁之親戚不宜錮優批皆許議處及有司覆奏皆請施行而 允之獨金弘郁事命推覆奏之官大司憲洪命夏應教李端相面陳元老大臣之言宜敬不宜咈遂寢推考之 命○八月出留西湖晩休亭即五峯李公江樹下交河仍謁紫雲書院舟遊臨湍赤壁等處○承命與大提學蔡裕後議選湖堂人員所錄金壽恒南龍翼李殷相洪葳李端相安後說蔡公擧一人戲曰不取此子南人必謗我公正色曰我若無似則公初不當

來既以上命就議不宜以色目爲言蔡公瞿然推謝

丙申七年公年六十二歲○五月大諫俞㯙言柳道三事忤旨受刑公夜聞其事涕泣曰此亡國之舉也即遠曉草疏見集中以上時天怒方震人莫敢言乃答曰卿言至此予當體念繼有李相敬輿金相堉之疏於是㯙得減死定配○閏五月因旱疏決公入侍議釋王子瀓瀟及昭顯第三子公又陳遠減俞㯙之罪又放二四○七月浴湯泉於廣州○十二月省五代祖墓於廣州

丁酉八年公年六十三歲○二月因星變上劄見集中陳

戒請寢 陵幸停築役嚴宮禁去奢侈蠲逋欠寬刷法平寃獄繼之以敬以存心以爲應天之實 答曰卿之忠赤之誠不以在家而有間予用嘉尚當此時頻不得一一客使且至予當體念仍停 陵幸

○三月出晩休亭○五月旱應 旨陳劄見集中略曰願 殿下毋規規於近利勿拘拘於常規奮發大有爲之志繼以無倦必以唐虞三代爲期使明揚而野無遺賢懷保而澤及鰥寡蠲逋欠寬刷法平寃獄敦風教作戒貪戒暴戒慢等文誕告中外使有所儆 答曰卿以國之元老當上下憂遑之

日不敢曰在家不知有此勤懇之誠出於血忱敬
歎不已予雖不敏可不服膺體念條陳事令廟堂
議處焉○九月 宣廟實録釐正告完設洗草宴
于蕩春臺以公 先朝以知春秋與焉 命進叅
禮罷翌日與摠裁官金堉以下詣 闕進謝箋○
十二月入侍 詢以湖南大同便否公對曰先令
有司筭其歲入量其物價然後定其可否 從之
戊戌五年 公年六十四歲○二月進劄論進學待倭蠲
征有曰心經一部孰非可法而所謂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不遠復無秪悔之訓益切於着工造次克

念持以悠久則其於懲窒遷改豈不沛然有裕哉
又曰九經所謂厚往薄來者卽懷諸侯之中道也
向在丙子若使朝臣不爲過中之議必不速危辱
之禍矣傷虎之人聲色易變臣又老矣不無過慮
竊恐今日朝廷於島差待之不得其中也彼之於
我自以爲大相濟而我則曾無一言之謝徒責文
字之微失不謝關白之好意不禮委來之差使之
落莫而歸可謂得中乎又曰朱子修綱目特書田
租之蠲此指常賦也常賦猶可輕而減之況此幣
木及他百物之供皆是科外之重役昔日之所無

哉臣頃日登對得聞 聖教及於幣木之蠲心甚欣幸退而傾耳者久矣尚未有指揮之降民窮極矣織造始矣若不早賜明教恐未免緩於民事也答曰多少說話無非愛君憂國之至誠令人感動實非常品予雖不敏敢不體念歲幣事至今未有命令非有他故姑待湖南大同結末而以緩於民事爲慮卿言是也卽爲分付該曹矣他條件亦令廟堂議處○四月因 特教拜領中樞府事再疏辭之 答以玆事揣摩已熟三疏略曰臣曾以桐江一絲扶漢九鼎之語仰達古人高風非千載下

飽經危困者所敢仰希其萬一而只明人臣報答之道不但在於進而奔走退亦可以扶世道也如臣空疎庸陋者何可與議於此而歷落嶔崎鍾鳴漏盡而尚復蹩躠行走為一喪廉失恥之人則不亦羞朝廷之搢紳而來一代之唾鄙乎與其進而無益於公私孰若仍成屏伏置散隨分為晚節自省之人而有或裨於士夫之風乎 上不許○六月入對首達喜怒過當仍及災異以為在人主則喜怒刑賞在天則雨露風霆大本達道失其中和乖氣便應願加工夫常自猛省又達西北風俗鄙

夷或生子不舉自賣其妻至有兄弟探蔘相殺者事甚愍惻在昔北兵使間差文臣江界滿浦亦時以名官差送令宜如此 上嗟歎令該曹舉行○七月 上遣掖庭人賜問命撰麟坪大君神道碑銘數日製進 遣大司諫吳挺一麟坪婦兄宣教曰盡情善製實稱予情益不堪悲泣○十月入侍 上語及凶荒之餘教化解弛都下至有子殺母之變公首進躬率下之說仍請久任宗伯都憲責其成效令漢城府糾撿風俗方伯勉風教且選大司成司成獎勵首善之地童蒙必教以小學○上劄首

陳徹天災懋聖學之意又曰李袗之貸米賑民其志可嘉非可惡古有矯詔發倉者若在今日必不得容臣竊慨然南九萬以年少臺諫敢陳已見在所可尚而斥之太峻不亦爲拒人千里之歸乎又曰違道干譽之說臣昔啓達于　先朝先王深以爲然嗚呼如昨日事也伏覩　聖批中有違道干譽之教臣敢以此說聞又曰申明教化　殿下無意則已今旣有意則豈上好下不趨哉明教須自首善始胄筵講劘旣責之賢士則何不使之時時討論於明倫堂上以聳章甫之觀聽哉如以非其

職爲嫌贅善等職旣創設於宮官則爲太學設置兼祭酒之任恐無不可　答曰省劄具悉果是一腔忠赤披覽再三不覺敬歎多少誠誨之語予雖不敏可不體念○是月哭子婦淑人吳氏○十一月移領敦寧○承　命撰進綾昌大君諡狀

己亥　十年　公年六十五歲○五月　孝廟昇遐議　慈懿王大妃服制該曹引國制子朞之文或言當用古禮爲三年儒臣宋時烈等又引賈公彦四種之說謂當服朞　王世子命議大臣公對曰臣雖不曉古禮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爲朞年之服領議政

鄭太和意與公同於是左議政沈之源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原平府院君元斗杓皆聯名獻議　從之〇臺臣言羣臣當依古禮行經杖之制　命大臣議公以爲古禮之不復常所慨然而平日無事之時從容講定無所參差則可也倉皇罔極之中卒然行之則未知果能均齊而無或舛差耶先正臣李滉之爲此議也朴淳以禮官難之己丑罔極之日故儒臣金集議此禮而金尚憲難之臣亦以難焉非以古禮爲不可恐有不齊之患也今公論又如此而　列聖已行之制

到此罔極倉皇之時遽爾議改未知如何此臣淺見所以無異於前也及啓殯言者又請追成衰服公再獻議引己丑所陳喪禮辨說中追服於啓殯與朱子所遇之時及其所議本意不同之語反復陳辨又曰五禮儀皆稟 世宗大王睿裁而定之歷數世成之以垂於後後之奏其樂行其禮者捨此於何取法然文爲制度之或有過不及者則因時制宜亦三代之法也臣於前後獻議以講定於無事之日行之於不幸之時爲言者意亦竊取乎朱子所謂使大義素定免至臨事紛錯者也若其

從容講定則惟在禮官儒臣之為非臣所敢知也且引朱子答李繼善服已成而中攺未安之說以明之○承 命撰進 大行大王行狀 賜鞍馬○承 命參訂 寧陵誌 左叅贊宋時烈製進上使承旨金壽恒就公潤色宋疏言未啓之前私相往復櫽括已多云而更令就議公又一一付標以上 上多從之○公受 孝廟特達之知嗣服之初委任上相契合日隆公又盡其所學殫誠竭力入而謀猷出而施設上契 宸衷下愜人心相得益章將以有為而遽遭庚寅之變 上所以曲加救解者靡不用極及東歸迫於强鄰不得復畀彌綸之責而禮遇倚

毗他相莫望焉雖屛迹朝端而頻令入對常稱以
元老事無大小靡不咨詢公感激殊私不以處散
爲嫌造膝之語引經據義幾諫明議必主於仁厚
惻怛語及國計民憂或至流涕　上輒爲之動容
若聞有　儆災求言之旨則必專精累日聯箋疊
牘動至數千言又必以敬天愛民勤學好賢戒喜
怒納諫諍崇節儉恤刑獄勤懇諄切知無不言言
無不誠　上皆虛心嘉納雖或有不槪於心者亦
念其至誠無他多屈意從之十年之間君臣際遇
如一日焉　上居禁中語及公必稱白軒而不名云○山陵新卜於水

原良舍多撤輿論不便又占於 健元陵內而
上意堅定於水原衆不敢言公三上劄爭之略曰生
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食之
地而葬焉仁人君子之心也凡犯五患之戒忽衆
怨之叢必用不必用之地決非忠臣志士所以爲
國家深長思也又曰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以托
先陵爲喜而竊聞諸術人之議皆以爲此大明堂氣
象山家之說本不可明悉而就其所論而觀之此
地之不易得也審矣今舍 先陵內不易得之神
穴反取於五患之必至衆怨之所萃則其不明於

天理人理甚矣安保其地理之必吉乎又曰水原之取於初者以其吉且近也如取其吉且近則孰若 健元陵內乎水原之毀民廬壞兵本雖曰不足恤古者君子之葬其君也毁一當路之室猶以爲難地理不敢知而下愜民心則上當天意理之必然者未有拂人心違天意而能善其後者也水原人皆謂不可 健元陵內人皆謂可大臣重臣繼達而不納兩司臺官合啓而不聽水原之役不許少停 嗣服之初自用如此則日後之憂有不可言至孝之情惟思擇吉而能審取舍則吉在其

中矣於是定用 健元陵內○上在疚違豫日久
公憂念罔涯三上劄請從權制辭旨懇惻反復不
已 上爲之勉從公又上劄以爲 殿下致哀也
至誠承 慈敎也至誠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以是
心而臨一國夫豈有不化之民哉從權雖出於勉
强凡所滋補之具或至節損則是不誠於遵敎有
慊於不欺願 聖明於臨深履薄之戒益加念玆
又有所切願者嘗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
說屢進於 先朝矣誠以 殿下之明睿涵養德
性益篤問學慥慥乎大本達道必以致中和育萬

物爲志樹立內修之根基迓續景命於無窮則帝
王大孝復何以加乎○六月鏡城判官洪汝河疏
詆相臣李厚源目以誤國筵中諸臣請罪汝河公
適後至以爲其言雖悖置之可也進言者固不可
罪仍援古以達從之○九月北路告饑十月又
有雷變再上劄初劄見集中陳戒初引朱子壬午封事
請因天戒赫然大加儆動後引易之震數演其義
極陳勸戒之意且曰 聖明新嗣如初日照臨有
何疵纇而天之戒告愈往愈甚其敢不益加警動
而大有所修省乎警動無他敬而已矣修省無他

誠而已矣一敬足以敵千邪一誠足以退百僞于
以正心邪不得以干于以應事僞不得以容以
聖上濬哲文明之資於此焉愼思之篤行之繼以無
倦譬猶孝子起敬嚴父回怒休和之福可期致於
兢業之中矣至於今日急務保民爲先而弊政之
最者紀綱不立風俗日偷刑訟不平侈忲漸甚不
可不及此時加之意也且白骨徵布黃口充丁
大行大王深用惻念特令廟堂裁處而未及完了言
之至此益增摧隕令 命備局講究速行則於
先朝無失信之歎在今日有善繼之美矣〇十二月

因雞變陳劄進戒且言八路大無民饑日甚有民然後有兵有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宜急發江都儲峙米及戶兵曹封不動布以議賑活蠲役減貢使萬目咸拭於繼述之政仍以詩之樂只君子爲民父母傳之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之說

仁孝兩朝拯濟之政反復開陳請毋牽於有司出納之吝毋拘於流例之常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惟日不足以爲億萬年無疆之休○賜貂皮陳疏稱謝

庚子 顯宗彰孝大王元年 公年六十六歲○正月聞東民阻

飢進劄言與其失萬良之心寧捐數千石之穀監司朴長遠爲人忠信奉職愛民必以誠心宜除嶺東西稅米豆全數付與令及時救活且曰此乃右尹權諰之計臣敢爲　殿下誦之冀補新服之仁政　優批嘉納○二月將以俞命胤爲史職有司請遞其父副學棨兼春秋堂上之任公以爲朝廷處置動宜有倫新政之初建極爲大上劄見集中言之　答以卿辭實合於義即令施行○有疾乞遞兼帶內醫奉常社稷都提調　不許○五月　慈候康復以藥房勞　賜鞍馬　上候康復又賜鞍

馬仍命子弟除職○將修 孝廟實錄特拜公摠
裁官兼領春秋辭 不許○七月 上候違豫因
政院奏事失宜 嚴教令輟起居之禮公以爲忘
怒諒察便可渙然醫方調病最戒嗔怒反復陳達
教以都提調累啓宜更問安○工議李惟泰上疏
請行五家統鄉約備局仍請行號牌公承 詢陳
劄見集中 言教化不明鄉約必可行版籍多漏五家
統亦可行而引故相臣李元翼之言明號牌之不
可行且及祀典不謹松都等處尤宜勅勵之意○
秋八路大侵上疏請急散貨蠲役節用緩刑且言

松都獄事別無現狀而留守南老星執疑搆罪酷
用刑杖盖松都曾有學宮之變儒生與賈人輩就
獄南老星不無左右之意公知其寃有所陳辨至
是又有花潭書院之變涉於前事南仍起大獄窮
治儒生狀聞中語頗侵公○公既上劄南大以恚
怒遂誣公受松儒五百金或謂九百公聞而笑曰
何不曰千已而果增至千南之親戚書問之則答
以初無是說既又對客輒說至送松人之瞽者托
以賣卜歷干卿宰士庶盖鼓其說有識者或至捽
出於是士大夫咸恠公不自辨公不得已九月上

章待罪乞伏重典　答曰噫人心不淑景象不佳扇動之言未知何許而豈料無狀之浮言出於宰列之口加於元老之身乎累日靜思吁亦慘矣卿以寬洪德量何不思離婁章橫逆至而自反等語乎不必深思而爲嫌安心勿辭無傷事體以副至望仍敎南老星殊極無狀姑先從重推考公益不自安出屛江郊上七疏（三首見集中）上輒遣近侍溫諭備至十月玉堂官李敏廸洪柱三等上劄言老星敢以一朝之憤遂誣白首一節之元老而朝廷視爲薄眚兩司終無一言國綱若在豈容如是體

貌一壞國隨以替憲府朴世模等又言士大夫雖在等夷尚不當加以不近之言老星誣以千金之說至使元老大臣不得自安世道寒心此可見矣請罷職不叙 上屢遣承旨諭以速視史事公乃感激入謝 賜柑南諧門自謝公待之如初

辛丑二年公年六十七歲○正月有 祔廟都監都提調之 命再辭不許○三月聞彼中有徵以公事爲言者公卽陳劄乞退曰使臣久已就散何憂乎嘖言設有嘖言何害於答辭客塵之迫每屏江郊臣心如焚臣面發赤夜亦不敢息偃人臣報國其

道非一未忍便訣固性之常逢此百罹宜有以變
再劄曰微誠未格教以安心公私無可憂俯仰無
所怍不待安排心自安矣今臣曾陷習坎重增多
口事漏語泄孔易非難後踵前迹不見可占先憂
而憂憂不爲憂憂至而憂憂無及已且羞惡在人
寔關四維徒爾戀恩不顧忘耻何若人有憂怍交
集雖欲安心心安得安三劄只遞都監之任○四
月因旱疏央公入侍右叅賛宋浚吉請移尹善道
之配公繼陳宜納其言使年近之人免作窮荒之
鬼既而言路請還收公陳疏待罪○七月史事告

完 命設洗草宴時猶閔雨公上劄引周禮眚禮
春秋傳君不兼味之說請停之○掌令許穆疏請
早定 國本以繫人心 命詢大臣公議曰 元
子誕生之初告于 宗廟百僚進賀八路同慶設
科取士舉國人心莫不欣戴卽是國本自定之日
也領議政鄭太和亦從公議事乃寢
壬寅 三年 公年六十八歲○三月兼軍資都提調辭
不許○四月承 命禱于社稷得雨 賜廐馬○
六月因大司成徐必遠疏陳疏乞退時執義崔攸
之與選玉堂徐疏謂攸之因姻婭之力得選盖以

崔是公妹壻之弟而發也公四上章初疏見集中以爲必遠有何憎疾故爲攻臣臣鐘漏告盡犯止足之戒久矣危蹤束帶已極苟且意外人言又復至此此殆造物者警臣也乞蒙鐫罷俾得屛伏徐又誤認公疏有辱已語上疏張皇公卽疏陳本意之不然者仍出江郊三章乞解職　上屢遣近侍慰諭俾入徐公後乃自悟詣門摧謝情分如故蓋追知公初無與其事云○九月庭試承命讀卷取洪萬容等十三人公初得申公翼相之文將置高選諸考官皆欲黜之公曰此作不但文佳他日必至宰相遂取之○是月哭子平市署令○承命薦大提學以金壽恒兪棨吳竣

應旨

癸卯 年四 公年六十九歲○孝宗旣祔廟 仁宗祧遷

永寧殿狹小不可容將有修改之擧 上欲起左

右翼室並倣正殿公受都提調之任以爲如此便

是二宗廟也請對極論以爲 聖祖建正殿以奉

四祖而遷祧主於左右翼室厥有意焉且 皇朝之

制宗廟後立祧廟小於太廟以 德祖當中懿僖

仁三祖及他祧主分坐東西而以東爲尊我國家

分奉翼室之制似取乎此 祖宗定制不可變

上深然之仍教方農斫材爲弊命停之○時量畿甸

田結負無多則杖守令公上劄見集中以爲旣低其等又責多結是名爲均田實爲勒定又言守令之杖有大不可者三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二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三

年譜下

甲辰五年公年七十歲○入耆老所○正月公上疏乞退曰狗馬之齒已滿七十禮經明訓燦然可考國朝已事世所共傳人臣進退始終惟義君上使臣亦必以禮臣之知止此其時矣又曰臣外乏菟裘何處可歸得遂素願或京或鄉如 先朝之爲則轂下江外有往來之便淸渭終南非久離之所

上諭以卿筋力雖老精神尚旺安心勿辭以副予意再疏批曰卿之心事予豈不知而然哉三則曰已

諭予意而卿辭至此實未曉卿意之所在後日登
對當面諭疏凡七上並見集中皆　答以安心勿辭以
待面諭○二月入侍申陳宜退之懇　上諭以非
不知卿意而當今元老只卿一人卿可留以鎮定
予心觖然卿豈退居仍詢于三公領相鄭太和左
相元斗杓右相洪命夏皆對以元老進退關係國
家不可輕許公聞　上教懇切不覺流涕對以留
以鎮定誠不敢當而觖然之教不勝感動涕泣連
章仰瀆當不敢更爲○三月　上將謁　陵公上
劄判府事鄭維城聯名言煥寒愆候痘癘大熾當此之時

至尊之行遠涉原野至於經宿則其爲可危可懼孰甚於此吉凶悔吝生於動吉一而已其可忽乎再劄曰仰觀俯察變異層疊太白于晝淫雨于春僵栢復起雌雞化雄大川斷流烈風拔屋此皆大不祥大非常之變上天警告不翅諄諄不亦大可畏乎政宜益加修省兢兢業業趂此少愈日新對越大臣儒臣數命進對講論經典咨訪治道此實當今急務必可行不可緩之事　陵寢之展情禮當然而行之今日決非其時　祖宗在天之靈所深望於　殿下者亦豈在於忽天戒輕聖躬而省謁

之禮是急哉此實輿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將
展誠禮巳戒車駕聽臣等之諫爲之卽停則懼災
修省愼疾從諫之道一舉而並得之矣以此奉
宗廟　慈殿孝孰大乎劄上數日　停幸○四月春
塘臺庭試承　命讀卷取閔著重等入人○六月
哭亡子後婦淑人俞氏○七月以全州等處地震
水災劄見集中請　下哀痛之教令諸道條陳弊支
之役劃卽減免且及朝著不端憲章盡墜之狀仍
請虛襟和色翕受敷施數親儒臣篤志典學　優
批○冬與諸大臣入對語及教化領議政鄭太

和以爲領府事其自未大拜有志於風敎在相位頗有設施此事宜一委之某翌日禮曹判書以上命來議公與之商確頒布中外其規模節目盖與己丑看詳者同○因災異二品以上引見公入對首陳諸臣所奏並賜採施仍請與平尉家二層閣亟命撤毁尚方織錦速令停輟釋內需司獄囚收用朴長遠並郎 允從○大王大妃 特賜紋錦繡枕 王大妃宣醞于禁庭又賜幣物盖 重瞳積年愆和今始康復以公終始侍藥故也公爲之歌詠圖畫以侈恩典公前後帶藥院而 顯廟違

豫時多公夙宵焦憂無異親癠症情相近者方餌得效者不論貴賤逢人輒問或貽書中外知舊靡不搜訪盖至誠惓惓未嘗一刻弛也雖在望八之年起居之禮必趂雞鳴莫有先者

乙巳 六年 公年七十一歲○三月哭女趙淑人○公只有一男一女而數年之內相繼夭逝重以子婦孫女喪慘涔仍情境切酷人所不可堪而克自理勝平居未嘗作戚容曰吾之腸肚如有一劍來割而亦如以一劍迎擊故能不至哀傷踰節云○秋

上幸溫泉公承命留都　駕還錫鞍馬命除子弟職

○庭試承 命讀卷取金萬重等十一人○十二月有虹變公上劄見集中陳戒以謹禋祀得軍情滌逋欠蠲常賦旌節行勸教養痛革奢侈頻御經筵爲言 優批

丙午七年公年七十二歲○正月因陰虹求言公陳劄見集中請以典學爲修德之本克勤爲導率之本節儉爲安民之本舍己爲來善之本仍請奉 慈殿洛泉之幸退以秋間○承 命謁 東宮故事非三公見帶師傅者未得進見而 東宮雖在沖年聞公名德思欲一見故 上特命進見曠世異數

也旣謁略以誠敬之說告之○三月　上幸溫泉
公承　命留都有錫鞍馬官子弟之　命○四月
有眼患三疏乞解職　不許○七月水原府使俞
瑒以　上前失對　命刑推公上劄請宥　從之
丁未八年公年七十三歲○春朝廷有罰金之辱臺議
謂大臣委罪君父合啓請譴　上震怒臺臣李翻
趙聖輔等八人並遠竄公再上劄請還收皆報聞
○時臺議益激三公待罪　上命公代察備局事
務公劄辭曰今日廊廟空虛自　上正宜求安其
心而召還之其道匪他只在特還八竄之臣以止

臺啓之紛紜老耄如臣忽然代斷決知不可○陳懷請屛仍曰無論是非以言罪人非盛德事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是常道也納汚藏疾何必稱其美哉惟其不可容而容之寔能容之自古諫臣黜則言路杜言路杜則國必亡目今暮春和煦之時凄風蕭索雪霜寒凜吁可異也宜察災異之孔酷節候之不若反顧修省以爲鎭定安靜之本則黨者放行者還在囚者在罷者皆入於蕩滌之中羣情胥悅大臣自安萬事妥帖國其庶幾 上慰諭不許○四月請對復陳諸黨事辭甚縷縷 教以

思處時吏郎洪萬容南二星以崔逸不擬承宣斥補郵官公明非其罪即 命還收○有溫幸公承命留都○行朝大臣又有以諸竄爲言者 上敎以領府事嘗有所違特命量移○公有感寒 內殿遣醫饋藥 上聞之令退家調攝公辭不敢○閏四月因旱審理公病未進叅陳劄請大加欽恤仍曰古者一孤臣痛哭五月飛霜今官以諫名而竄謫者幾人泣血追愆雖不敢怨天如有老親者則其愁鬱之情如何言雖過激腸則無他罪言官非聖世之事杜言路非國家之福况庶獄俱議之

時　聖念獨不及於量移之臣耶　答以卿辭至
此予盍留念○旱益甚承　命禱　社稷得雨有
恩典辭　不許○七月旱承　命禱于北郊得雨
戊申 九年 公年七十四歲○因虹變應　旨 見集 以六
條爲戒曰聖學曰教化曰刑獄曰守令曰賦役曰
奢侈　優批○命賜文紬二匹白紬六匹白米十
五石黃豆五石優老　異恩也公上疏辭之仍言
菜色方急請急發京倉豆五千石濟京外飢民○
承　命薦文衡　上聞公病令在家薦望公辭以
不敢詣待漏院以趙復陽李殷相朴長遠姜栢年

應 命遣掖庭人問疾賜駱粥○四月患泄方苦
有 命祈雨強疾禱于 社稷大雨 賜馬公上
疏辭 答曰日者滂沱萬品回蘇慰悅田疇曷有
其極今茲賜馬誠出表予之意何用辭爲翌日遣
掖庭人問疾賜摠鰒湯○七月以眼病脚病再疏
乞遞本兼諸任 不許○八月 上幸溫泉公承
命留都○十月因筵臣李奎齡建白 命依完平
府院君李元翼故事賜几杖公累疏辭之 答以
卿以元老大臣年過七旬優老之典實非偶然卿
其安心勿辭禮曹援例啓達仍設耆老宴公又三

上辭疏始得 許停遂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司
具禮致几杖于公第春部長貳三官及公孤六卿
如禮咸造 賜一等樂宣內外醞公感激 恩私
爲之歌詠屬座上和之盖完相後五十年所未有
也教書有日司馬光一箇誠字可行終身李文靖兩入中書未嘗害物聞者傳誦以爲紀實南判書二星時以知製教製進行

己酉十年公年七十五歲○正月病甚乞解職 優批
不許○三月 上將有溫幸遣史官諭以卿老病
使他大臣留都有事則卿宜在家相議公對以不
敢遂進住 闕下○上劄 行朝言 沐浴過多

宜加愼審煥寒失序天災可畏宜早 回鑾以慰
都民之望且言平昔朝端納履之色相繼今日
帳殿未聞有奔問之人抑有之而臣未之聞耶
君父有疾遠臨草次如非老病遠在有事故者其
在分義不當如此此係國綱義理臣甚憂焉抑又
思之古所謂訑訑之色拒人千里之外者今亦近
之耶此 殿下所當惕念處也伏聞向者言官及
近臣連被譴罷其言論處事雖或過誤在 殿下
優容不亦爲聖德之大乎 答曰災異之作至於
近日極矣予心憂懼曷有極哉觀卿劄辭憂國之

誠溢於言表于甚感歎無以爲踰沐浴等事于當
留念○因判府事宋時烈疏陳疏待罪初宋相名
重一世公自在　仁祖朝屢加尉薦每請召致宋
與同春宋公亦因以爲宗其入洛輒以布衣草屨
翛然造門公必待以均敵以盡下士之禮及　孝
廟新服又首請招徠擬共國事公雖遇變屏居不
克協濟契誼益厚如聞其辭退則輒陳疏請挽又
必以私書勉留眷眷以追報之義責之宋亦名位
旣崇而敬重尊尚之意每見於辭氣書牘之間至
是遽上一疏至引孫覿事極意醜詆盖誤認公劄

納履等語指巳而發也公見之瞿然不欲相較乃陳疏曰臣閉眼昏仆中伏聞判府事宋時烈中途陳疏以臣妄陳之劄認爲論斥臣之本心斷無他意可質神明而無所愧也所恨者從前相識非泛然相與之比自以爲幸不料臣不能取信劄辭亦未明白以致如此臣甚愧怍且復自省而竊自訟也臣患眼不親書卷四年于此文字都忘而短劄所達之言不敢不審其所謂如非有事故老病遠在者其在分義不當如此云者果有所指斥宋判府事之言耶曾聞其哭夭且有病患恐或未能即

趨亦何必其終不來而徑先斥之乎設有可斥之事君子之交交相勗而責之以義何忍背前日之相好而有所峻斥乎臣心不然而不幸甚矣 上慰諭之時宋以儒林領袖見推其所言議是非一代士流莫敢難之而其疏一出舉世譁然雖出入其門尊慕親密者莫不疑之同春公亦對公極以駭歎云時 李公端相與朴公世采之書有曰尤丈以時議白軒相而謗當身至於春丈亦生大疑云可謂不幸之甚矣又曰徐欲貽書問其陳疏之意云數月後李公病沒未及云 公立朝五十年未嘗與人爭較及是只以一疏陳其本意平居對子弟未嘗一舉其人長短〇五月病甚

三上疏乞解職名只遞軍資都提調○六月出寓東湖書堂 上聞之遣承旨諭旨勤懇必令入城公陳情上劄 遣近侍更諭七月入城上劄告還上遣近侍答以聞卿入來予甚喜悅俟疾病少間入來開懷益加安心○九月展省先考妣墓轉拜新宗君墓仍哭亡子墳○往高陽展外祖父母墓○時有 神德王后祔廟議公率百僚庭請閱月始舉縟典禮無前據事多妨礙儀度節目多從公議

庚戌 十一年 公年七十六歲○公與夫人俱大耋而無恙正月十一日即合巹回甲也諸姪諸孫爲之設

筵俗例重行共牢禮而公不許只令進壽鶴髮相對杯觴迭獻觀者豔歎盖國朝以來以相臣經是宴者惟許稠沈喜壽二公曁公而已云○公嘗以李殷相吳挺緯等雖有所犯不可終棄之意陳達至是金澄以發論臺官陳疏自列語頗侵公上劄乞解職 答以顚妄之言不足爲較○四月入侍議決罪囚時全羅監司金澄久在囚推中公言澄爲母壽酌罪在可恕及有刑推之 命又劄見集中言澄誠有過濫 聖慶推仁矜其母而減其罪則何必刑然後知其罪哉○六月久雨請速行禜祭

中外獄囚益加疏決○八月以天變饑民上箚陳戒　答曰嗚呼災異之作式月斯生以至今日而極矣遑遑汲汲誠不知置身之所矣今觀卿箚卿之至誠老而彌篤予用興歎深感至意箚辭當佩服可以議處事令廟堂稟行○十月聞畿民大同米明春當捧者並徵於今秋上箚論之見集中○是年公連有疾病　上輒遣醫給藥如撻鰒駱粥橘柚之賜尤頻數不可記

辛亥 十二年 公年七十七歲○時洊遭大侵八路飢饉加以癘疫死亡日積公語及輒流涕雖方夏日長

不喫午餐曰人皆饑餓何心獨飽○病中聞掌令趙世煥言大臣事而被削黜上劄言世煥旣在諫職其言雖妄置之可也○九月十四日得泄痢日就危篤二十四日曉易簀于聚賢洞第之正寢是日白氣一道起自寢屋之上橫亘于天良久乃滅隣有士人夢車騎駢闐旂旛飄翩雲霓晻靄笙歌喧轟而公坐其中雍容自洞而出及覺聞公已卒云有司治具斂殯如禮衣衾不用綺錦莫饋務從簡約實遵雅志也公旣屏居或以幅巾深衣蕭然自適而語及後事則曰人或發身科目備經俗狀及死反加高士之服誠可笑也故謹以章服斂之

○自顯廟當宁公位望無右名德益崇中外望之藹然倚以爲重至於遐鄉婦孺不識其名而能誦白軒 國家以三朝元老待遇日隆公亦竭忠殫忱期以事 二聖者事之凡有所懷必吐乃已不避譏怒 上每察其至悃多曲意聽納其引年求退也特賜面諭勤懇備至勉以鎭定朝著 執義李端相嘗疏言今日經席之上未聞以五帝三王之道性情義理之辨反覆講說每以街談巷語瑣漫俚褻之言雜陳於前臣竊爲聖朝羞也即今朝廷經術之士只有領府事李某一人而已而被錮彼中者今已十餘年矣雖或出入筵席咨訪大事然不免隔一公案而朝廷視爲不可更請之事置之相忘之地待元老之道不當若此臣愚竊以爲曰使臣之行方便請解似無不可云 丙午以

來老病轉甚不能以時登對則國有大事輒遣
重臣就第問議勞問絲絡錫賚便蕃倚毗尊禮當
世無二及疾病太醫來守繼以內藥訃聞 震悼
不已撤朝市如例吊祭賵賻皆從優典遣禮官諭
祭曰於戲世有達尊德與齒爵兼茲三者罕于今
昔惟卿德行得於天賦事親盡力敬兄猶父赤子
之心大人無失或云澤堂嘗達于仁廟曰李某不失赤子心云清修節
儉始終如一接人以和辭氣溫溫忠厚款曲薄夫
可敦愛君憂國一念如丹匡補闕遺周旋險艱持
己以敬謹愼端莊本之經學發爲文章詞源浩浩

應酬不竭碑碣琬琰絲綸黼黻百僚儀刑瑞鳳祥麟一代誦慕孺子婦人惟卿爵位身所自致夙擢高科又魁重試臺省館閣靡不歷颺爲便親養乍出維揚秉筆天曹至掌銓衡賜暇書堂訖主文盟靑宮侍講竟陟師傅黃閣論道乃宅端揆仁者必壽理亦不昧公卿之列耆英之會歷數年齒孰居其先比如靈光獨存歸然賜以几杖申以公讌薦紳歌詠瞻聆欽羨既備三達奚缺五福爲世元老鎭我邦國秪恨暮境久處閑地綢繆之策逢怒於彼直辭自當舍命不渝遜矣邊城兩歲拘幽洎乎

釋還再紀泥廢卿名益高身益寧泰經濟不究時運之阨尚賴孤忠至老愈篤入告謨猷退陳箴規詢及大事若稽蓍龜纔聞微恙奄告長終天胡不遺以輔寡躬卿士庶民奔走咨嗟秦春輟相鄭巷不歌魂返箕尾業留縑箱在卿何憾惟予永傷卽遠有期替奠菲薄尚冀英靈歆此洞酌（李相公端夏時以知製教製進行）◯自卿大夫章甫之徒下至都下庶民出而相吊入而哭甚哀門人及甥孫疎戚加麻者十餘人方鎭守宰無論知不知賻襚之儀極厚所領書院諸生皆操文致哀（諸生請爲院長者道峰紫雲坡山景賢崧陽牛渚文

會宣德遼山石室凡十書院又有所請而今不能詳○十一月二十二日禮葬于廣州治西樂生面先塋側壬坐丙向之原○領議政鄭太和白 上曰李某家本甚貧想今饋奠難繼宜有優恤 命祿俸限三年仍給大臣喪後給俸始此○令 上庚申兵曹判書金錫胄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言李某有勞國家素稱賢宰相其後事宜別有軫恤之典 命以公之冢孫參奉羽成超授六品職俾奉香火

公容貌秀偉天資仁恕自然近道輔以學力子諒豈弟恬靜淸修平生無崖異之行矜飾之色忠厚

和順粹於面目人不見怠厲嚴猛之容而自不敢以狎進

自幼事親已有卓行爲宗黨所驚服者甚多而事遠不能詳其官已崇顯也議政公與夫人大耋無恙公雖異宮非甚病與公兄未嘗一日離側執事左右操篇應門如在童稚議政公又性嚴不以官高行篤而有少假公祇栗護侍罔或有逾周旋言笑無非至愛之所形家雖甚貧必有酒肉議政公所友善日復邀致必具杯盤而極力營辦不曾欠缺酣歌淋漓極其歡意閨庭之內喜氣融融一世

豔歎咸以爲質行無讓萬石家○親疾則夜不解帶藥必親嘗扶擁抑搔益篤誠謹廁牏之滌亦必手執○及遭憂哀戚之容人不忍見葬祭之節一遵家禮衰絰未嘗暫釋夫人不得見面夜寢亦不解衣至禫乃已雖蔬菜之屬稍有滋味輒不御哀慕之篤前後六載如一日毀甚幾滅石門公爲貝萊羮自嘗而勸之亦卽勉承得以支持云○旣沒喪切切之哀老而不衰語及必泫然夢輒陪侍朔望叅拜入廟輒流涕子弟竊識視之終身未嘗不然祭祀之節誠愼備至不取豐侈必尚蠲潔每遇

珍味藏庋以待凡百供祀之物無不預具以助宗
姪主祀而殆無所辨焉諱日哀臨若在袒括必疏
食水飲盡其月不赴宴樂宗姪奉祠宇之郡邑則
忌日公必爲之設紙榜祭於家盖取支子望墓爲
壇之義也以爲生忌設祭先儒所非而平昔陪歡
之日不忍虛過與石門公議定設行而輒自公家
供具每展塋域失聲號慟不能自抑若値官閑或
屛居則輒具酒羞匹馬趨奠或以公之初度設奠
就哭此皆亡於禮者而發於至情不得自已也其
遇壽辰終日愴然不許進觴年至五十常服素衣

蓋其至誠與孺子曰無異也○鄕黨嘗擧石門公孝行以請旌閭諸議欲並擧公而時公方無恙故以公不可告遂不敢發云○奉先追遠極其誠意旣爲大宗建祠屋具祭田晩年以最長房奉高祖祠版于家出入必告蠲潔將事無異祭禰從兄爲繼曾之宗而貧居海曲每當大小祀輒送祭需無細不備故宗家遇祭若無事焉又與族人建議出力營建祠屋以安之旣於五世祖墓置僕守塚頻數展掃始祖墓在南漢城外以時往省改築塋域○凡遇祀事澡浴致潔不以老病隆寒而或廢忌

祭亦前七日戒臨祭必申諭衆丈夫之助祭者曰各自內省其或不克謹潔卽無入子弟皆祗愼罔敢或懈雖婢使必加教飭俾各整潔先祀或未克躬則必聞雞而作盥濯整衣冠致敬一如承祭墓祀之未躬也亦必正坐肅俟視日蚤晏計其祀畢乃已至老爲常焉○生後石門公十八年自幼受學友恭兼至及孤露愛敬益篤事之如議政公家居隔城而一日不相見則思戀輒倍雖公退憊甚必徑造終夕間以杯酒相娛歡意藹如執事應對一如童年公在銓時石門公嘗屬以一故人公謝以公議未允石門公後復以爲言公謝

之如初石門公遽怒責退之公不敢歸仍以公服立于庭中以終日翼朝又如之適當開政而不敢赴石門公聞之始令上堂執手曰吾過矣然吾之不遺故舊爾之嚴於守公皆是也公爲都憲時有臺官言事失當公將處置石門公謂當置落科公以爲言者不可斥詬臺竟用已意石門公大怒公免冠請罪於中門外子弟欲設席不許終日坐藁薦及石門公命入公猶持前見不撓病則晝夜扶護躬執藥物及歿哀戚已甚如喪父母見者謂春津之後所未有也仲兄早歿嫂老無嗣公事之如母衣食奉養之資躬自經紀時以壽辰令節迎致于家具饌進酒盡其歡愉迎送必下堂相對必闔門以致其敬孀居五十年便忘其窮獨焉

○教子孫甚濃只有一男愛憐甚至而義方甚嚴

雖至白首有時呵責不少貸訓諸孫必先授小學俾知事親敬長之道然後方及他書平居環侍在前或語及朝政得失人家長短輒厲聲叱之曰以諄諄者惟敕身修行之方而已是以閨門之內常斬斬如朝廷撫諸姪慈愛教督毫無異於已出以至女姪甥孫視之如一皆感其恩愛仰之一如父母人之見者不能辨焉○每誦范文正自祖先視之均是子孫之語敦睦親戚不問疎近撫恤教責亦無異子姓諸族又多貧窶無以爲生必爲之區畫周旋使得資活自俸祿之入以至微物小味有

得必分家無遺者公孫正郎公嘗於父母喪畢後出會諸族適逢新鱻獨不下箸怪問之曰未薦家廟皆驚曰是魚昨以族祖命分送吾輩各已薦之何爲此言曰昨果有餉而祖父先分之一家適無餘者我親廟聞者莫不感歎及聞其疾病則問訊相續爲謀醫藥昏喪則極力相助首先親蒞雖已年高不曾或廢族人有少後者必加峻責故一門化之莫敢忽焉雖族孫女與婦之遺私喪者窮巷陋屋莫不躬唁至朔望亦必致問不遺宗黨無不依仰歸之如其家又與宗中遠族共修禊事作文以戒之每以佳辰令節詩酒相驩以倣韋家花樹之會

○內兄之子貧不奉祭迎奉外祖祠版于家仍及

舅與內兄之主並供祀享極其豐潔至於外氏遠祖之祀亦皆經紀助奠忌必變食墳瑩在於楊州主祀者零替不能守護爲之措畫修築時復展省於諸族婣誼甚至無異近戚其或窮困愚蒙不能自立則亦誘掖奬勵使各守業

立朝事君一於誠而無苟每以不欺君爲第一義平居聞 上躬康健朝有美政則喜不能寐（及疾革語已不可辨而見太醫輒先問 上候如何）天災民飢 君德有闕則憂形于色淚隨言下每誦羅豫章之言以自勗曰士大夫立朝當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誤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於儒○尤以勤謹爲務趨朝未嘗後於人凡有封事必具朝服拜送于庭批回亦必具服拜受鄭相知和嘗曰吾久居政府郎吏奉傳大臣疏批者多矣雖夜半方寢必整公服下堂而迎者獨見某公而已如遇 動駕及 廟主移奉之時或處散或病甚不得陪扈則必出伏庭下以致祗敬之意其有 宣賜雖微物必具朝服拜受於庭俯伏而嘗如在 上前其可薦者必以手撫之或嗅之訖輒裹送于宗家○每受命承祭必預加澡浴清淨以齋凡係祀具無不親

撿申戒官屬必敬必誠其禱雨也尤致其慤孝廟時公嘗與他大臣分禱于廟社 上遣近侍撿察而於公則獨不及焉其見信於 君父者如此既祭歸家輒不解公服伏於庭中烈日下暴而不少休必待雨下衣濕然後起盖公禱未嘗不雨故都民遇旱必言何不令其爺禱之聞公之禱又皆言今日必雨云石門公嘗過公第適公禱雨而歸見其籍草伏於庭蹴起而戲曰上天安知下土之有李某乎公徐對曰惟以盡吾誠而已上穹降格非敢必也○公雅好山水且堅休退之志庚寅以後雖處散班常思永謝職名優游自適甲辰七疏躄竭底蘊而終未得請而諭之後黽勉遲回每欲得間申請而 上眷

日隆未忍告訣竟以官銜終常以爲恨
㓜小時侍議政公側一日拜跪之際偶然失儀議
政公怒責之令日誦小學自是熟讀深味用工眞
積平生律已必於是爲準及居憂博觀禮書及性
理諸家文字尤致意於心經近思録沉潛玩頤深
有會焉而於論語得力尤多嘗以先儒說切於身
心者劄爲小册目曰矯警録以資日間觀省盖取
伊川所謂矯輕警惰之意也常以不能專意學問
爲恨旣老而近思録一帙不離案上朱子大全節
要等書尋常繙閱座側遍寫古人格言常目在之

甚愛表記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每誦以自警亦舉以詔子弟門人曰必辨色而起夜久斯寢大寒晝不處堗大暑不移坐不袒裼終日儼然端坐非甚病未嘗靠倚偃臥七十年如一日焉（遲川崔公嘗薦朝紳中學問士只舉浦渚趙公及公數人）耋老而步履不愆容儀莊肅每廊廟會朝風範暎人登降進止一循規矩百僚竦敬而儀刑焉○素養旣厚應事有裕雖急遽倉皇之中常自持從容臨大事決大疑鑿鑿中窾未嘗少錯發言措事必傳古誼以至小節曲謹未嘗放過居家親戚知舊內外老幼候問起居日不下

累十雖在喪慘悲撓之辰賓客伻訊益復紛如至不可撥而莫不留心聽察一一酬答各有意義不以卑幼疎賤而忽之如遐方遠族舊識莫不籍記以時存餽未嘗或遺行過街路不由中道以避御路路逢旌閭式而過之時過人家便旋必避其祠屋所向雖霑醉昏暮未嘗或忽如先壠所在地主來辭則必具公服迎送於中門其未及入台也到大臣家輒親捡刺紙以納之凡此在公固爲瑣節而亦衆人之所難能也〇平生無玩好嗜欲晩年人有問之曰公亦有癖乎答曰人皆有癖或馬

或鷹或飲食器玩各有偏好而我則併無惟文字是所嗜好雖謂之癖可也然書籍筆硯亦取適用而已不求奇巧若聲色之欲最難克去然亦自殺用工夫能不至墮落坑塹時或酒席團圝把杯吟詩間以談謔風流溢發和氣襲人而鄙俚之言未嘗發口雍容之儀未嘗爽度且喜作歌詞凡憂喜悲樂多以發之每酒後放歌音調清亮見者皆歎其風度老而不衰也

論人必舉其長不舉其短聞人才美必加稱述欲其導達如忠臣孝子之行尤致惓惓必以旌褒風

厲建于 朝看人文字只求大意未嘗抉摘句語徑加億逆○常有一夫不獲所之憂前後進言每以審克爲務其論囚獻讞必先曲意求活不得而後已常日理獄不以公殃必及後如聞人有幽冤無論知與不知爲之惻然必欲伸暴而後已人或譏之而不恤○見人無貴賤先問其父母安否人有爲親營辦則惕然感動必極力以助立朝務持大體居家不問有無而至爲人謀事纖悉周密不遺毫釐尤篤於故舊病則診視醫藥歿則經紀喪葬恤其子孫無異親戚恒敦隣好凡有弔慶必先

躬造數以杯酒相會以盡其歡修明洞稧略倣鄉約之意作文弁其首至今洞中遵用不敢敗聞人之喪雖情分稍疎必爲之不肉親密者則朞祥亦必變食下至僕隷之賤必軫其飢寒使無失所雖草木昆蟲之微不忍傷害未嘗作果木割接之事日植物雖微何可斥其劣而續以別種乎是以賢愚貴賤咸得其歡莫不心悅誠服一世翕然稱之爲仁人君子云然於體貌等威之分截然嚴峻不少寬假規模法制之故確然固守不少撓奪

家素甚貧無一畝一指之資雖官尊祿厚皆歸恤

施之用故家每懸罄而處之晏如夫人家所遺有若干田僮而公初不知在於何處雖親舊之尋常問遺稍多則輒以其半還之家中無珠玉錦繡之飾雖昏嫁大禮一切從約人或笑其朴陋嘗於貞明公主第設宴夫人被邀而赴在座婦人無貴賤皆用銀匙箸而夫人居首座視其箸則鍮也見者莫不驚歎傳說服公以儉齊家○平生口不及財産之事身不着華靡之服亦未嘗故着垢弊以示人案有兼味則輒去之飮食雖非薄未嘗揀擇亦未嘗以口體之奉責及婢使人謂有王文正不問埃墨之風惟客至必觴之而盤肴亦無異味焉○所居聚賢洞之第

公初既固辭俞夫人宏大之意自後五十年間子
孫長成不能容庇延賓客處郎吏皆闕其所而一
土一木無所增飾既無外廊門關之設至於垣墻
崩頹無以屏蔽而處之晏如不肯修治常自諉性
拙而蓋不欲以事物經心也
於文章天才甚高聰記踰人而既博綜經傳以爲
本尤喜論語少日誦讀殆千遍如胡氏春秋用工
亦深手劄繙閱不釋旁探史書及古今文章諸大
家最好昌黎氏亦喜長公之豪逸而惟不喜異端
書當世詞垣皆重漆園而公獨不肯讀曰聖賢書

中自有型範何必乃爾早從玄洲趙公纘韓受古文益多蓄厚積發爲詞源演涵滂沛左酬右應未嘗少滯嘗謂詩無韻致文無氣格如水母之無蝦故其爲文氣力雄渾光華絢爛詩亦活動穠豔皆自勒成一家言平生不作詭奇剞劃之辭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一句一語無不從古文中來亦未嘗蹈襲前人軌轍雖簸弄豪放以極其變而必以實際語爲主其歸又未嘗不以道義名理爲準性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年逾七袠而日課誦讀綱目等書周復不厭如杜律韓碑晚年所讀亦至累百

遍嘗曰一日不讀書日用簡牘亦覺窘澁年德既高文章益重於世一時卿士碑誌之謁中外公私題記之屬盈箱溢篋名僧韻釋之持軸乞句者亦相踵門而次第應酬結撰揮灑未嘗少倦親知書牘或日至累十束雖赫蹏謭簡不曾屬筆又以暇隙引後生來學者及一家子弟雖椎鈍小兒莫不親授反復詳說不示倦色丙午以後眼患益苦書卷不得復親著迹非有不得已者不能爲是以見屬文字未成者殆至連屋書札始皆倩手惟教人小學論語率多閉眼口授盖其積功幾盡成誦故

也○賞鑑之明高出常見而每當考試又必盡用心目無一紙泛過方其考校同座者或不以爲然及至拆號必一時知名之士也前後主司十七榜所取士卒爲名公卿者甚多議政十八文衡四人卿宰不可悉數故得人之盛世稱無比鶴谷嘗擬作程詩公里中年少有心短之者即依題羣倣自謂過之並取考於公公於鶴老作獨不加批送人致語曰此作非吾輩所敢評不意似此高才尚淪韋布願見其人明當躬造諸生大窘遂自詣謝之谿谷聞而取見曰以我見之殊未覺其絕高豈某公專攻詩家別有明眼耶乃取程賦數篇以試公公批以優等題其下日此非池中物莫是方外之士故作戲劇耶蓋富於文詞而不事科業者之作也谿谷大歎服以爲藻鑑之神非所可及筆法自幼寬綽遒逸而不甚精鍊公以爲此雖小

藝不可不求其善遂肄習不舍中歲賞鑑家已推爲名書諸鉅公家碑版屏障多求公手迹尤善行草翩翩有飛動之意晚年求者益多而亦未嘗自靳人得片楮莫不藏弆爲寶

所著詩文甚富而散軼居多盖公不欲以撰述自居也愼素隱天翊嘗謂公曰公既有不朽盛業何不手自刪定藏之名山公笑曰古人或有此事而文章之傳不傳實係後人之公議若有意於表見預爲編摹掩瑕揚美吾所不取况吾文無可傳者耶愼大服其言公孫正郎公兄弟裒聚數十年始成一帙詩凡五千餘首文凡八百餘首就左議政崔公錫鼎略加鈔定戊寅夏將入梓而未及焉不肖

孤眞養等謹以遺意用鐵字先印若干帙凡五十
三編詩一千八百有奇文五百有奇

貞敬夫人全州柳氏卽觀察使 贈領議政諱穡
之女麗朝寳文閣直提學克恕之後仁莊淑哲事
父母以孝十九歸于公夫人於觀察公爲少女同
梱公爲少婦兩家愛重無比公又早貴而夫人上
事舅姑傍接妯娌毫無所挾咸得歡心方公歷踐
顯要或不無由旁蹊而要者夫人一切嚴斥凜凜
然惟懼淸德之或累人乃自不敢干焉公旣篤於
奉先夫人承其意祭祀必謹潔耋老而必親莅之

不以委婢使公素無家業俸祿之外日用資財皆從夫人家出而公之恤施或至晨夕不給夫人了無難色往往公未及言而夫人已分之矣故內外宗黨一口稱仁莫不歸仰以至隣里貴賤亦賙窮恤急如不及然故皆依庇如親戚然能劬躬經紀不露窘狀手執紡績老而不倦不喜奢華衣服飲食惟隨事無缺務令精潔而已未嘗故爲豐侈以眩人不惟遵公簡約之志其素性然也是以人謂公之友睦清愼著於世者亦有夫人之助云公亦敬重之六十年如一日焉夫人屢產不擧子女甚

少而教飭甚濃無異嚴父及連見夭逝雖刲割內切未嘗過爲哀慼盖其見識超悟有女士風故也生於壬辰三月初七日卒於甲寅九月十四日祔葬公墓之左

子哲英生員平市署令娶司饔院正吳行敏女生二男四女男長羽成進士狀元刑曹正郎次厦成見任臨陂縣令女長適縣監宋掞次適縣監黃鎰次未嫁而夭次適士人趙鴻紀再娶學生俞槃女生一女適學生柳鳳庭正郎二男進士眞養生員狀元眞望二女適朴師漢金鎭成縣

令二男眞佐進士眞㒈三女適尹東尚洪應夢
季末行宋縣監四男廷揚廷光廷良廷望三女
適生員李致蕃李世賓進士吳永勳黃縣監一
男應聖五女適朴惠東別撿金萬年權益謙李
瑞鎭李碩潤趙三男鳳齡鳳卿鳳徵一女適尹
得龍柳一女李徵秀眞養三男匡一匡賓匡烈
二女幼眞望三男匡德匡道匡誼一女幼眞佐
二男匡華匡周二女幼眞㒈一男匡基二女幼
匡一一男
女適觀察使趙遠期生二男四女男正誼縣令正

倫通德郎夭女適右議政申琓主簿申琢叅奉
愼爾憲佐郎金盛後縣令二男明趙明遇四女
適生員李秉淵靑陵守模洪遇箕一幼通德一
男明佐二女長朴弼華次幼申議政二男別檢
聖夏靖夏申主簿四男弼夏宅夏光夏昌夏一
女適崔昌敏朴師任愼叅奉四男生員無咎進
士無逸無悔季幼金佐郎一男時敏次幼二女
長適鄭夏顯次幼内外曾玄男女摠百餘人

白軒先生集附録卷之三

讀杜心解　四